

不與相聞懷恩怒具表其狀不報懷恩將朔方兵數

萬屯汾州使其子御史大夫瑒將萬人屯榆次裨將

李光逸等屯祈縣將即亮翻下裨將同又音如字裨

李懷光等屯晉州張維嶽等屯沁州沁七浸翻

如岳今從懷光本勃海靺鞨也未曷姓茹茹音為

朔方將以功賜姓中使駱奉仙至太原雲京厚結之

為言懷恩與回紇連謀反狀已露使疏吏翻奉仙還

過懷恩懷恩與飲於母前母數讓奉仙曰還音旋又

所角汝與吾兒約為兄弟今又親雲京何兩面也唐

謂反覆者為兩面貞元以後劍南西山白狗等羌內

附賜牛糧治生業差賜官祿皆得世襲然陰附吐蕃

世謂之兩面酒酣懷恩起舞奉仙贈以纏頭綵

唐人宴集

酒酣爲人舞當此禮者以綵物爲贈謂之纏頭倡伎

當筵舞者亦有纏頭喝賜杜甫詩所謂舞罷錦纏頭

者也

洛奉仙固請行懷恩欲酬之曰來日端午當更樂飲一日

我又匿我馬將殺我也夜踰垣而走懷恩驚遽以其

馬追還之八月癸未奉仙至長安奏懷恩謀反

異曰考

實錄癸未懷恩旋師次于汾州逗留不進監軍使駱

奉仙以聞上以功高不之罪優詔慰勞之又曰懷恩

頓軍汾上監軍使駱奉仙因公宴言有所指懷恩已

萌二心肆口酬對奉仙不告而出乘傳上聞上以功
高容之叱奉仙出待懷恩如舊懷恩憚奉仙益不自
安邠志曰寶應二年河朔旣平詔太原節度辛雲京
及僕固懷恩各以其軍送回紇還蕃旣出晉關辛公
率其輕兵先入太原懷恩怒其不告曰辛君有虞於

我也回紇至辛公館于城外致牛酒以犒之懷恩欲
因回紇規其城壁陰導回紇請觀佛寺辛公許之既
入城見羅兵於諸街番人大
驚辟易而去今從舊懷恩傳懷恩亦具奏其狀請誅

雲京奉仙上兩無所問優詔和解之懷恩自以兵興

以來謂自祿山反朔方起兵討之以至平賊時也所在力戰一門死王事

者四十六人女嫁絕域謂嫁回紇說諭回紇說式內

沒再收兩京平定河南北功無與比而爲人搆陷憤

怨殊深上書自訟以爲臣昨奉詔送可汗歸國傾竭

家貲俾之上道行至山北上時兩翻可從列入聲汗音寒懷恩屯汾州謂太原

之地爲山北雲京奉仙閉城不出祇迎仍令潛行竊盜回

紇怨怒亟欲縱兵臣力爲彌縫方得出塞雲京奉仙

恐臣先有奏論遂復妄稱設備

令力丁翻爲于僞翻後扶又翻下並同

與李抱玉共相組織臣靜而思之其罪有六昔同羅

叛亂臣爲先帝掃清河曲一也臣男玠爲同羅所虜

得間亡歸臣斬之以令衆士二也

二事並見二百十八卷肅宗至德元

載玠悲巾翻間古覓翻

臣有二女遠嫁外夷爲國和親蕩平寇

敵三也臣與男瑒不顧死亡爲國效命四也河北新

附節度使

謂田承嗣李寶臣李懷仙等

皆握疆兵臣撫綏以安反

側五也臣說諭回紇使赴急難天下旣平送之歸國

六也

說式芮翻難乃旦翻

臣旣負六罪誠合萬誅惟當吞恨九

泉銜冤并古復何訴哉臣受恩深重夙夜思奉天顏

言欲入朝也但以來瑱受誅瑱它句翻事見上卷正月朝廷不示其罪

諸道節度誰不疑懼近聞詔追數人唐人率謂召爲追觀考異所引

諸家雜史可見盡皆不至實畏中官讒口虛受陛下誅夷豈

惟羣臣不忠正爲回邪在側當時君臣情事誠如懷恩之言且臣前

後所奏駱奉仙詞情非不撫實撫之石翻陛下竟無處置

寵任彌深皆由同類比周比毗至翻蒙蔽聖聽竊聞四方

遣人奏事陛下皆云與驃騎議之驃騎謂程元振也驃匹妙翻騎奇奇

翻曾不委宰相可否或稽留數月不還遠近益加疑

阻代宗省懷恩書至此豈不爲之動心邪曾才登翻如臣朔方將士功效最

高爲先帝中興主人乃陛下蒙塵故吏曾不別加優

毀反信讒嫉之詞子儀先已被猜臣今又遭詆毀

將即

亮翻被皮義翻

弓藏鳥盡信匪虛言

古語云高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敵國破

謀臣亡言以今事準之非虛言也

陛下信其矯誣

矯託也託言言破謀反以厚誣何殊

指鹿爲馬

引趙高事以况諸闇

儻不納愚懇且貴因循臣實不

敢保家陛下豈能安國

懷恩心跡於此可見

忠言利行

忠言逆耳利於行古

語也惟陛下圖之臣欲公然入朝

朝直遙翻下同

恐將士留沮

今託巡晉絳於彼遷延乞陛下特遣一介至絳州問

臣臣即與之同發九月壬戌上遣裴遵慶詣懷恩諭

旨且察其去就懷恩見遵慶抱其足號泣訴冤

號戶刀翻

遵慶爲言聖恩優厚諷令入朝懷恩許諾副將范志

誠以爲不可曰公信其甘言入則爲來瑱不復還矣

明日懷恩見導慶以懼死爲辭請令一子入朝志誠

又以爲不可導慶乃還還音旋又御史大夫王翊使

回紇還懷恩先與可汗往來恐翊洩其事遂留之

吐蕃之入寇也邊將告急程元振皆不以聞冬十月

吐蕃寇涇州刺史高暉以城降之遂爲之鄉導降戶江翻

鄉讀曰嚮 考異曰汾陽家傳八月吐蕃次涇寧州遣感激激軍使高暉禦之戰敗執暉九月至便橋實錄

十月庚午吐蕃寇涇州辛未犯奉天武功按今邠州東去涇州三程邠州南去奉天二程不應庚午寇邠

州辛未巳至奉天蓋史官據奏到日書之耳段公家傳九月二十日吐蕃寇涇原節度使高暉降之十一

月一日陷邠州節度使張蘊琦棄城遁舊本紀九月

丑吐蕃寇涇州刺史高暉以城降因爲吐蕃鄉導

月辛未犯京畿新本紀九月乙丑涇州刺史高暉
叛附于吐蕃十月庚午吐蕃陷邠州辛未寇奉天武

功今月從實錄而不取其日

引吐蕃深入過邠州上始聞之辛未

寇奉天武功京師震駭詔以雍王适爲關內元帥郭

子儀爲副元帥出鎮咸陽以禦之子儀閱發日久寶應

元年八月郭子儀自河東入朝遂留京師部曲離散至是召募得二十騎

而行至咸陽吐蕃帥吐谷渾党項氏羌二千餘萬衆彌

漫數十里已自司竹園度渭鳳翔府盩厔縣有司竹園漢書王莽傳所謂霍

鴻賓倚芒竹即此地也蘇軾曰熱屋有官竹園臨水數十里不絕所謂司竹也循山而東子

儀使判官中書舍人王延昌入奏請益兵程元振遏

之竟不召見見賢通翻癸酉渭北行營兵馬使呂月將將

精卒二千破吐蕃於盤屋之西

將將上如字
下即亮翻

乙亥吐

蕃寇盤屋月將復與力戰兵盡爲虜所擒

復扶
又翻

上方

治兵

治直
之翻

而吐蕃已度便橋倉猝不知所爲丙子出

幸陝州

陝失
冉翻

官吏藏竄六軍逃散郭子儀聞之遽自

咸陽歸長安比至

比必利
翻及也

車駕已去上纔出苑門度

澆水

按唐禁苑包大明宮之北東距澆水考雍錄長
安志諸書禁苑東面出澆水無其門蓋出光泰

門射生將王獻忠擁四百騎叛還長安

將即亮翻
騎奇寄翻

脅

豐王珙等十王西迎吐蕃

珙玄宗子
音居勇翻

遇子儀於開遠

門內

開遠門長安城西
面北頭第一門

子儀叱之獻忠下馬謂子儀

曰今主上東遷社稷無主令公身爲元帥

郭子儀爲
中書令破

稱爲廢立在一言耳子儀未應珙越次言曰公何不

言子儀責讓之以兵援送行在丁丑車駕至華州官

吏奔散無復供擬又翻復扶扈從將士不免凍餒會觀軍

容使魚朝恩將神策軍自陝來迎上乃幸朝恩營從

用翻將即亮翻使疏吏翻朝直豐王珙見上於潼關

遙翻恩將音同上陝失冉翻上不之責退至幕中有不遜語羣臣奏議誅之乃賜

死戊寅吐蕃入長安高暉與吐蕃大將馬重英等立

故邠王守禮之孫承宏爲帝珙居重翻吐從嗽入聲

王守禮章懷太子之子改元置百官以前翰林學士于可封等

爲相吐蕃剽掠府庫市里焚閭舍長安中蕭然一空

相息亮翻劉苗晉卿病卧家遣人輿入迫脅之晉卿

閉口不言虜不敢殺於是六軍散者所在剽掠士民

避亂皆入山谷辛巳上至陝百官稍有至者郭子儀

引三十騎自御宿川循山而東騎奇計翻三輔黃圖曰御宿川在長安城

南漢武帝爲離宮別館禁禦人不得往來游觀上宿

其中故曰禦宿程大昌曰御宿川即樊川在萬年縣

南二十五里謂王延昌曰六軍將士逃潰者多在商州今

速往收之商州治上洛縣至京師二百八十一里并發武關防兵數日

間北出藍田以向長安吐蕃必遁過藍田遇元帥都

虞候臧希讓鳳翔節度使高昇得兵近千人武關在商州西

北雍州藍田縣南吐從暇入贅過右子儀與延昌謀

曰潰兵至商州官吏必逃匿而人亂使延昌自直徑

入商州撫諭之諸將方縱兵暴掠聞子儀至皆大喜

聽命將即亮翻子儀恐吐蕃逼乘輿留軍七盤杜佑曰七盤即王莽

所謂繞雷之因南當荆楚者也繞雷者言四面塞阨

屈曲水回繞而雷今謂之也盤十二絳乘承正翻吐

從噉三日乃行比至商州比必利翻行收兵并武關防兵

合四千人軍勢稍振子儀乃泣諭將士以共雪國恥

取長安皆感激受約束子儀請太子賓客第五琦爲

糧料使給軍食將即亮翻糧料使主給行營軍食葉朝隨軍轉運使即其任上賜

子儀詔恐吐蕃東出潼關徵子儀詣行在子儀表稱

臣不收京城無以見陛下若出兵藍田虜必不敢東

向上許之。郾延節度判官段秀實說節度使白孝德

引兵赴難。上元元年置渭北郾坊節度使領郾坊丹

丙翻難乃旦翻。孝德即日大舉南趣京畿。李嗣業自西域赴

孝德自郾坊赴廣德之難皆段與蒲陝商華合勢進

擊。陝失冉翻吐蕃既立廣武王承宏欲掠城中士女

百工整衆歸國。子儀使左羽林大將軍長孫全緒將

二百騎出藍田觀虜勢。令第五琦攝京兆尹與之作

行。又令寶應軍使張知節將兵繼之。長知兩翻將即

騎奇計翻令力丁翻琦音奇上以射生軍入禁全緒

至韓公堆晝則擊鼓張旗幟夜則多然火以疑吐蕃

前光祿卿殷仲卿聚衆近千人保藍田與全緒相表

裏帥二百餘騎直度澧水近其斬翻帥讀吐蕃懼百

姓又給之曰郭令公自商州將大軍不知其數至矣

給湯亥翻將即亮翻又音如字虜以爲然稍稍引軍去全緒又使射

生將王甫入城陰結少年數百夜擊鼓大呼於朱雀

街將即亮翻少始照翻呼火故翻唐太極宮正南出朱雀門自朱雀門南出至明德門皆名朱雀街

吐蕃惶駭庚寅悉衆遁去考異曰舊吐蕃傳曰子儀帥部曲數百人及其妻

子僕從南入牛心谷馳馬車牛數百兩子儀遲留未

知所適行軍判官中書舍人王延昌監察御史李萼

謂子儀曰令公身爲元帥主上蒙塵于外今吐蕃之勢日逼豈可懷安于谷中何不南趨商州漸赴行在子儀遽從之延昌曰吐蕃知令公南行必分兵來逼若當大路事即危矣不如取王山路而去出其不意

子儀又從之子儀之隊千餘人山谷東隘連延百餘里人不得馳延昌與萼恐狹徑被追前後不相救至迴口遂與子儀別行踰絕澗登七盤趨于商州先見六軍將張知節與麾下數百人自京城奔于商州大掠避難朝官士庶及居人資財已有日矣延昌與萼既至說知節曰將軍身掌禁兵軍敗而不赴行在又恣其下虜掠何所歸乎今郭令公元帥也已欲至洛南將軍若整頓士卒論以禍福請令公來撫之圖收長安此則將軍非常之功也知節大悅其時諸軍咸希讓高昇彭體盈李惟說等數人各有部曲家只數十騎相次而至又從其計皆相率爲軍約不侵暴延昌留于軍中主約萼以數騎往迎子儀去洛南十餘里及之遂與子儀迴至商州諸將大喜皆遵其約束吐蕃將入京帥也前光祿卿殷仲卿逃難而出至藍田糾合敗兵及諸驍勇願從者百餘人南保藍田以拒吐蕃其衆漸振至于千人子儀既至商州募人姓採賊勢羽林將軍長孫全緒請行全緒至韓公堆仲卿得官軍其勢益壯遂相爲表裏仲卿帥二百餘騎遊奔直度澗水吐蕃懼聞百姓皆給之曰郭令公大軍不知其數賊以爲然遂抽軍而還汾陽家傳曰

公以三十騎循御宿川略山而東公西望國門涕不
自勝謂延昌曰爲舍人計何以復國延昌歎歎不能
對公謂曰料諸將散卒必逃商於若速行收合散卒
兼武關兵數日之內却出藍田設疑兵爲怖屯於韓
公堆吐蕃必懼我而退乃相與速驅之過藍田公與
延昌議曰散兵至商州必官吏不守則兵亂而人潰
使延昌問道中宿至商州果如所議延昌高暉聞之
以公之言巡撫之亂乃止潰乃復今從之

帥麾下三百餘騎東走至潼關守將李日越擒而殺

之

帥讀曰率將即亮翻下同

考異曰新魚朝

壬辰

詔以元載判元帥行軍司馬以第五琦爲京兆尹癸

巳以郭子儀爲西京留守甲午子儀發商州己亥以

魚朝恩部將皇甫溫爲陝州刺史周智光爲華州刺

史

爲周智光以華州跋扈張本

驃騎大將軍判元帥行軍司馬

程元振專權自恣人畏之甚於李輔國諸將有大功

者元振皆忌疾欲害之吐蕃入寇元振不以時奏啟

上狼狽出幸上發詔徵諸道兵李光弼等皆忌元振

居中莫有至者中外咸切齒而莫敢發言太常博士

柳伉上疏伉苦浪翻以爲犬戎犯關度隴不血刃而入京

師劫宮闈焚陵寢武士無一人力戰者此將帥叛陛

下也陛下疏元功委近習疏與踈同日引月長以成大禍

羣臣在廷無一人犯顏回慮者此公卿叛陛下也陛

下始出都百姓填然奪府庫相殺戮此三輔叛陛下

也自十月朔召諸道兵盡四十日無隻輪入關此四

方叛陛下也內外離叛陛下以今日之勢爲安邪危

邪若以爲危豈得高枕

枕職任翻

不爲天下討罪人乎

爲于

偽翻

臣聞良醫療疾當病飲藥藥不當病猶無益也陛下

下視今日之病何繇至此乎必欲存宗廟社稷獨斬

元振首馳告天下悉出內使隸諸州

言悉出諸宦官隸諸州羈管也

時宦官皆爲內諸司使故曰內使

持神策兵付大臣

時魚朝恩領神策軍然後

削尊號下詔引咎曰天下其許朕自新改過宜即募

士西赴朝廷若以朕惡不悛

悛丑緣翻

則帝王大器敢妨

聖賢其聽天下所往如此而兵不至人不感天下不

服臣請闔門寸斬以謝陛下上以元振嘗有保護功

保護事見上
卷寶應元年

十一月辛丑削元振官爵放歸田里

王甫自稱京兆尹聚衆二千餘人署置官屬暴橫長

安中

橫戶孟翻

壬寅郭子儀至涇水西

郭子儀至涇水西則已度涇水近京

甫按兵不出或謂子儀城不可入子儀不聽引三

十騎徐進使人傳呼召甫甫失據出迎拜伏子儀斬

之

考異曰實錄曰有武將王甫等誘長安惡少數百人集六街鼓於朱雀街大鼓之吐蕃聞之震懼

乘夜而遁汾陽家傳曰射生將王撫猛而多力自稱御史大夫領五百騎二千步卒兼補官屬以謀作亂

甲午公發商州冬十一月壬寅公次涇水之右王撫知公之來也於城中堅列行陣戈矛若林指揮其間

按甲不出人勸公必不可入公以三十騎徐進曾不少懼令傳呼王撫撫應聲伏烏合之徒一時而潰

志曰郭公屯商州十二月一日率諸軍五萬餘人出藍田去城百里而軍城中相傳言大軍將至西戎懼

焉三日馬家小兒張小君李酒盞射生官王甫等五百餘人夜半聚六街鼓入于子城雷擊天門街中仍分其衆建旗諸門吐蕃以爲大軍夜至相帥遁去小君使報郭公七日郭公全師入于京師繫小君酒盞王甫等責之曰吾大軍未至汝設詐以畏吐蕃吐蕃知之怒汝燔燒宮闕從容而去豈不由汝乎命斬之遂以破賊收城聞舊子儀傳曰全緒遣禁軍舊將王甫入長安陰結豪俠爲內應一日齊擊鼓於朱雀街蕃軍惶駭而去又曰射生將王撫自署爲京兆尹聚兵二千人擾亂京城子儀召撫殺之詔子儀權京城留守吐蕃傳吐蕃餘衆尚在城軍將王撫及御史大夫王仲昇領兵自苑中入椎鼓大呼仲卿之兵又入城吐蕃皆奔走若如邠志所言是子儀殺撫而攘其功計子儀必不爲也子儀勲業今舌推高凌準作書多攻其短疑有宿嫌不可盡信

今從汾陽家傳及子儀舊傳 其兵盡散白孝德與

邠寧節度使張蘊琦將兵屯畿縣

京兆府管二十縣萬年長安爲赤縣

餘縣皆爲畿縣

子儀召之入城京畿遂安

宦官廣州市舶

使呂太一發兵作亂

唐置市舶使於廣州以收商舶之利時以查者爲之舶音白

節度使張休棄城奔端州

舊志廣州西至端州二百四十里

太一縱

兵焚掠官軍討平之

吐蕃還至鳳翔節度使孫志

直閉城拒守吐蕃圍之數日鎮西節度使馬璘聞車

駕幸陝將精騎千餘自河西入赴難難乃轉鬪至鳳

翔值吐蕃圍城璘帥衆持滿外向突入城中不解甲

背城出戰

帥讀曰率下同皆蒲妹翻

單騎先士卒奮擊俘斬千計

而歸明日虜復逼城請戰

先昔薦翻俘方無翻復扶又翻

璘開懸門

以待之

杜預曰懸門施於內城門按今邊城之門設扉以啓閉而懸門者設於門闌之外常懸而

不下寇至則下之以塞門以爲重閉之固

虜引退曰此將軍不惜死宜避

之遂去居於原會成渭之地

原州高平郡會州會寧郡成州同谷郡皆據河

隴之勝以臨唐境

十二月丁亥車駕發陝州

陝失左丞顏

真卿請上先謁陵廟然後還宮元載不從真卿怒曰

朝廷豈堪相公再壞邪

還從宣翻又音如字載祖亥翻又音如字朝直遙翻相昔

亮翻邪音耶壞音怪載由是銜之甲午上至長安郭子儀帥城

中百官及諸軍迎於滻水東伏地待罪上勞之曰用

卿不早故及於此

銜其緘翻勞力到翻滻音產

以魚朝恩爲天

下觀軍容宣慰處置使總禁兵權寵無比

魚朝恩以

之勞過承權寄恩寵去程得魚所謂去也

築城於鄠

縣及中渭橋屯兵以備吐蕃以駱奉仙爲鄠縣築城

使遂將其兵

鄭音戶吐從職入聲將即亮翻又音如字

乙未以苗晉卿

爲太保裴遵慶爲太子少傅並罷政事以宗正卿李

峴爲黃門侍郎同平章事遵慶旣去元載權益盛以

貨結內侍董秀使主書卓英倩潛與往來上意所屬

主書省吏也峴戶典翻蜀之欲翻

載必先知之承意探微

探吐南翻

言無

不合上以是益愛之英倩金州人也

金州安康郡

吐蕃

旣去廣武王承宏逃匿草野上赦不誅丙申放之於

華州

華州華陰郡去京師一百八十里

程元振旣得罪歸三原聞

上還宮衣婦人服

還從宣翻又音如字衣於旣翻

私入長安復規任

用京兆府擒之以聞

復扶又翻規圖也錄如此仍云將圖進取舊傳元

考異曰實

振服縲麻於車中入京城以規任用與御史大夫王仲昇飲酒為御史所彈今從實錄參以舊傳

吐蕃陷松維保三州及雲山新築二城松州交州郡以郡界有甘

松嶺各州開元二十八年以維州之定廉置奉州雲山郡天寶八年徙治天保軍更曰天保郡是年沒吐蕃至乾元元年嗣歸誠王董嘉俊以郡來歸始更名保州又按天寶八年分定廉置雲山縣時蓋於縣新築二城也

西川節度使高適不能救於是劔南西山諸州亦入於吐蕃矣使疏吏翻吐從嘍入聲

二年春正月壬寅勅稱程元振變服潛行將圖不軌

長流溱州上念元振之功復念其保護之功也尋復令於江陵

安置復扶又翻溱緇詵翻溱州治崇懿縣貞觀開山洞所置也江陵府上元置府又置南都則善地也令力

癸卯合劔南東西川為一道以黃門侍郎

嚴武爲節度使

分劔南爲東西道見二百二十卷肅宗至德元載考異曰舊傳武爲京

兆少尹以史思明阻兵不之官出爲綿州刺史遷東

川節度使上皇諱兩川合爲一道拜武劔南節度使

新傳武爲少尹坐房琯貶巴州刺史遷東川餘同舊

傳按思明阻兵河洛京兆少尹何妨之官此年始合

東西川爲一道豈上皇

詔所合新舊傳皆誤

丙午遣檢校刑部尚書顏

真卿宣慰朔方行營上之在陝也顏真卿請奉詔召

僕固懷恩上不許

按古孝翻尚辰羊翻陝失冉翻

至是上命真卿說

諭懷恩入朝對曰陛下在陝臣徃以忠義責之使之

赴難

說式芮翻朝直

彼猶有可來之理今陛下還宮

還從宜翻

彼進不成勤王退不能釋衆召之庸肯至

乎且言懷恩反者獨辛雲京駱奉仙李抱玉魚朝恩

四人耳

朝直

自餘羣臣皆言其枉陛下不若以郭子

儀代懷恩可不戰而服也時汾州別駕李抱真抱玉

之從父弟也

從才用翻

知懷恩有異志脫身歸京師上方

以懷恩爲憂召見抱真問計對曰此不足憂也朔方

將士思郭子儀如子弟之思父兄懷恩欺其衆云郭

子儀已爲魚朝恩所殺衆信之故爲其用耳

將即亮翻朝直

陛下誠以子儀領朔方彼皆不召而來耳上然之

甲寅禮儀使杜鴻漸

唐會要曰高祖禪代之際温大雅與竇威陳叔達參定禮

儀自後至開元初參定禮儀者並不入銜無由檢叙

開元九年韋縉除國子司業仍知太常禮儀事自此

至二十三年凡四改官至太常卿並帶知禮儀事至

天寶九載始置禮儀使以太子左庶子韋述爲之使

疏吏

奏自今祀圓丘方丘請以太祖配祈穀以高祖

配大雩以太宗配明堂以肅宗配從之

唐制冬至祀圓丘夏至祀

方丘子孟春祈穀孟夏雩祀季秋大享明堂以肅宗配嚴父之義也

乙卯立雍王适

為皇太子

雍於用翻 适古活翻

吐蕃之入長安也諸軍亡卒

及鄉曲無賴子弟相聚為盜吐蕃既去猶竄伏南山

子午等五谷

吐從噉入聲長安之南山西接岐州界東抵虢州界其谷之大者有五子午谷

斜谷路谷藍田谷衡嶺谷也

所在為患丁巳以太子賓客薛景仙

為南山五谷防禦使以討之

魏博節度使田承嗣

奏名所管曰天雄軍從之

使疏吏翻 嗣祥吏翻

僕固懷恩既

不為朝廷所用遂與河東都將李竭誠潛謀取太原

朝直送翻將即亮翻
都將都知兵馬使

辛雲京覺之殺竭誠乘城設備

懷恩使其子瑒將兵攻之雲京出與戰場大敗而還

遂引兵圍榆次

去年七月懷恩使瑒屯榆次瑒音暢又雉杏翻還從宣翻又音如字

上

謂郭子儀曰懷恩父子負朕實深

代宗心事惟與子儀言之

聞朔

方將士思公如枯旱之望雨公為朕鎮撫河東

為于偽翻

汾上之師必不為變

汾上謂汾陽時朔方軍多在焉

戊午以子儀為

關內河東副元帥河中節度等使懷恩將士聞之皆

曰吾輩從懷恩為不義何面目見汾陽王

帥所類翻

癸

亥以劉晏為太子賓客李峴為詹事並罷政事晏坐

與程元振交通元振獲罪峴有功焉由是為宦官所

疾

李峴相肅宗不為李輔國所容宦官之媚疾非一日矣峴戶典翻

故與晏皆罷以

右散騎常侍王縉為黃門侍郎太常卿杜鴻漸為兵

部侍郎並同平章事

散音直翻騎奇計翻縉音晉為王縉當附元載與之俱誅張本

丁卯以郭子儀為朔方節度大使二月子儀至河

中雲南子弟萬人戍河中將貪茲暴為一府患子儀

斬十四人杖三十人府中遂安 癸酉上朝獻太清

宮

太清宮玄宗所建朝音直遙翻

甲戌享太廟乙亥祀昊天上帝於

圓丘

僕固瑒圍榆次旬餘不拔遣使急發祁縣兵

李光逸盡與之

李光逸屯祁縣事始上年七月

士卒未食行不能前

十將白玉焦暉以鳴鏑射其後者

後者行不能及衆者也射而亦翻下

乃射射之同軍士曰將軍何乃射人玉曰今從人反終不

免死死一也射之何傷白玉焦暉欲殺至榆次瑒責

其遲胡人曰我乘馬乘音承乃漢卒不行耳瑒捶漢卒卒

皆怨怒曰節度使黨胡人其夕焦暉白玉帥眾攻瑒

殺之帥讀日率僕固懷恩聞之入告其母母曰吾語汝勿

反語牛倨翻國家待汝不薄今眾心既變禍必及我將如

之何懷恩不對再拜而出母提刀逐之曰吾爲國家

殺此賊爲于僞翻取其心以謝三軍懷恩疾走得免遂與

麾下三百度河北走自汾州西度河投北趣靈州時朔方將渾釋

之守靈州懷恩檄至云全軍歸鎮釋之曰不然此必

衆潰矣將拒之其甥張韶曰彼或翻然改圖以衆歸

鎮何可不納也釋之疑未決懷恩行速先候者而至

先昔釋之不得已納之張韶以其謀告懷恩懷恩以

韶爲間殺釋之而收其軍史言渾釋之以臨事不決自禍間古莧翻使韶

主之旣而曰釋之舅也彼尚負之安有忠於我哉他

日以事杖之折其脛寘於彌莪城而死張韶之死宜矣折而設翻

脛音胡定翻脛脚莖也都虞候張維嶽在沁州聞懷恩去乘傳

至汾州傳張戀翻驛馬也撫定其衆殺焦暉白玉而竊其功

以告郭子儀子儀使牙官盧諒至汾州節鎮州府皆有牙官行官

牙官給牙前驅使行官使之行役出四方自五季以後詔詈武臣率曰牙官維嶽賂諒使

實其言子儀奏維嶽殺瑒

考異曰汾陽家傳曰開府盧昂公先使汾州慰諭

及還惡不比於已者好賂於已者公捶殺之邢志曰郭公使牙官盧諒之軍如岳賂諒使信其言郭公以如岳殺瑒聞詔優之諸將云云郭公乃理諒罪棒殺之今參考二書諒職名從邢志傳首詣闕羣臣入賀上慘然不悅曰朕信不及人致勲臣顛越深用爲愧又何賀焉命輦懷恩母至長安給侍優厚月餘以壽終史言壽終明非殺之也以禮葬之功臣皆感歎戊

寅郭子儀如汾州

考異曰實錄廣德元年十二月丁酉僕固瑒爲帳下張維岳所殺

以其衆歸郭子儀懷恩聞之棄營脫身遁走北蕃按朔方兵所以不附僕固氏者以子儀爲之帥也縱不在子儀領朔方節度使之後亦當在領河東副元帥之後而實錄二年正月丁卯子儀爲朔方節度使汾陽家傳二年正月子儀充河東副元帥河中節度使癸亥代宗三殿宴送二十六日發上都二月至河中

兼朔方節度大使戍寅往汾州甲申還至河中鄆志

一年正月二十日詔郭公加河中節度河東副元帥二十九

日加朔方節度二月僕固瑒率軍攻榆次逾旬不援

云云然則瑒死決不在去年十二月今因子儀如汾

州并言之懷恩之衆悉歸之咸鼓舞涕泣喜其來而悲其

晚也卒如顏真卿李抱真之言子儀知盧諒之詐杖殺之上以李

抱真言有驗遷殿中少監上之幸陝也李光弼竟

遷延不至上恐遂成嫌隙其母在河中數遣中使存

問之數所吐蕃退除光弼東都留守以察其去就光

弼辭以就江淮糧運引兵歸徐州上迎其母至長安

厚加供給使其弟光進掌禁兵遇之加厚皆所以懷

自喪亂以來喪息汴水堙廢漕運者自江漢抵梁

浪翻

十九

十九

十九

十九

十九

洋迂險勞費

自安祿山依亂關洛路阻漕運沂江入漢抵梁洋故汴渠堙廢不治

三月

己酉以太子賓客劉晏為河南江淮以來轉運使議

開汴水庚戌又命晏與諸道節度使均節賦役聽便

宜行畢以聞時兵火之後中外艱食關中米斗千錢

百姓授穗以給禁軍

授奴禾翻

宮厨無兼時之積

宮厨所以奉上

及宮中食膳

晏乃疏浚汴水遺元載書具陳漕運利病

元時

載為相故遺書言漕運事遺唯季翻

令中外相應自是每歲運米數十

萬石以給關中唐世推漕運之能者推晏為首後來者

皆遵其法度云

甲子盛王琦薨

琦玄宗子也

党項寇

同州郭子儀使開府儀同三司李國臣擊之曰虜得

間則出掠

間古
蒐翻

官軍至則逃入山宜使羸師居前以誘

之勁騎居後以覆之國臣與戰於澄城北

澄城春秋
左傳比徵

之地漢爲徵縣屬馮翊音澄後魏爲澄城縣并置澄
城邵隋廢郡存縣唐屬同州九域志縣在州北九十

里大破之斬首捕虜千餘人夏五月癸丑初行五

紀歷

寶應元年六月望戊夜月蝕三之一官歷加時
在日出後有交不著蝕代宗以至德歷不與天

合詔司天臺官屬郭獻之等復用麟德元紀更立歲
差增損遲疾交會及五星差數以寫大衍舊術上元

七曜起虛四度帝爲
製序題曰五紀歷

庚申禮部侍郎楊綰奏歲貢

孝弟力田無實狀及童子科皆僥倖悉罷之

孝弟力
田之科

始於
漢

郭子儀以安史昔據洛陽故諸道置節度使

以制其要衝今大盜已平而所在聚兵耗蠹百姓表

請罷之仍自河中爲始

子儀時鎮河中表先罷河中女節度以示諸鎮君子惜其有

安國家尊朝廷之心而時君不能盡用之也

六月勅罷河中節度及耀德

軍

乾元二年置耀德軍於河中

子儀復請罷關內副元帥

復扶又翻下衆

復不許

僕固懷恩至靈武收合散亡其衆復振上

厚撫其家癸未下詔稱其勲勞著於帝室及於天下

疑隙之端起自羣小察其深衷本無它志君臣之義

情實如初但以河北旣平朔方日有所屬宜解河北

副元帥朔方節度等使

優詔解其職任使河北諸帥不復稟其約束朔方將士心

歸子儀

其太保兼中書令大寧郡王如故但當詣闕更

勿有疑懷恩竟不從

秋七月庚子稅天下青苗錢

以給百官俸

乾元以來天下用兵京師百寮俸錢減耗上即位推恩庶寮下議公卿或言稅

畝有苗者公私咸濟乃分遣憲官稅天下地青苗錢充百司課料宋白曰大歷五年五月詔京兆府應徵

青苗地頭錢等承前青苗錢每畝徵十五文地頭錢

每畝徵二十五文自今已後宜一切以青苗錢爲名

每畝減五文徵三十五文隨徵夏稅時據

數徵納八年每畝率十五文俸方用翻太尉兼侍

中河南副元帥臨淮武穆王李光弼治軍嚴整

治直之翻

指顧號令諸將莫敢仰視謀定而後戰能以少制衆

與郭子儀齊名及在徐州擁兵不朝諸將田神功等

不復稟畏

少始照翻復扶又翻李光弼處危疑之地其迹若無君者而諸將亦不復稟畏光弼

節義天下之大義非虛語也

光弼愧恨成疾已西薨

史言李光弼不能以功各

終自八月丙寅以王縉代光弼都統河南淮西山南東

道諸行營

統他綜翻俗從上聲

郭子儀自河中入朝會涇原

奏僕固懷恩引回紇吐蕃十萬衆將入寇

朝直遙翻紇下沒翻

吐從嗽入聲

考異曰舊子儀傳云數十萬衆懷恩傳云誘吐蕃十萬衆按汾陽家傳實不過十萬

京

師震駭詔子儀帥諸將出鎮奉天

帥讀曰率奉天縣屬京兆宋白曰本

醴泉縣地武后分置奉天縣以奉乾陵在京兆西北百五十里

上召問方略對曰懷

恩無能爲也上曰何故對曰懷恩勇而少恩

少詩士

心不附所以能入寇者因思歸之士耳

以此觀之則懷恩將士蓋

有閔內河東人

懷恩本臣偏裨

裨眉翻

其麾下皆臣部曲必不

忍以鋒刃相向以此知其無能爲也辛巳子儀發赴

奉天

甲午加王縉東都留守

縉音晉守式又翻

河中尹

兼節度副使崔寓

使疏吏翻寓于矩翻月已罷河中節度今猶有副使者

考異曰五

蓋言其前官也發鎮兵西禦吐蕃爲法不一

九月丙申鎮兵

作亂掠官府及居民終夕乃定

吐從嗽入聲

丙午加河

東節度使辛雲京同平章事

辛亥以郭子儀充北

道邠寧涇原河西以來通和吐蕃使以陳鄭澤潞節

度使李抱玉充南道通和吐蕃使

託通和以緩吐蕃之兵吐從嗽入聲

子儀聞吐蕃逼邠州甲寅遣其子朔方兵馬使晞將

兵萬人救之

邠卑旻翻將即亮翻又音如字

己未劔南節度使

嚴武破吐蕃七萬衆拔當狗城

當狗城當白狗羌之路故以各城

關中蟲蝗霖雨米斗千餘錢

僕固懷恩前軍至宜

祿郭子儀使右兵馬使李國臣將兵爲郭晞後繼邠

寧節度使白孝德敗吐蕃于宜祿

將即亮翻又音如字頴也敗補賣翻

考異曰實錄癸巳孝德敗吐蕃一千餘衆於宜祿

生擒蕃將數人按汾陽家傳二十六日賊先軍次宜

祿然則前八日孝德豈得已冬十月懷恩引回紇吐

敗吐蕃於宜祿乎實錄誤也

蕃至邠州白孝德郭晞閉城拒守

考異曰汾陽家傳晞屢破吐蕃今

從實錄舊子儀傳曰虜寇邠州子儀在涇陽子儀令

長男朔方兵馬使曜率師拒之與白孝德閉城拒守

按實錄及晞傳皆云晞拒懷

恩破之子儀傳云曜誤也

庚午嚴武拔吐蕃鹽

川城鹽川城在當狗城西北維州舊有廉縣僕固懷恩與

回紇吐蕃進逼奉天京師戒嚴諸將請戰郭子儀不

許曰虜深入吾地利於速戰吾堅壁以待之彼以吾

爲怯必不戒乃可破也若遽戰而不利則衆心離矣

敢言戰者斬辛未夜子儀出陳於乾陵之南

陳讀陣

壬

申未明虜衆大至虜始以子儀爲無備欲襲之忽見

大軍驚愕遂不戰而退子儀使裨將李懷光等將五

千騎追虜至麻亭而還虜至邠州丁丑攻之不克乙

酉虜涉涇而遁

考異曰實錄十月辛未夜郭晞遣馬步三千人於邠州西斬賊營殺千

餘人生擒八十三人俘大將四人十一月乙未懷恩及吐蕃等自潰京師解嚴汾陽家傳曰十月七日公

誓師曰明日有寇爾其備之及夜出兵數萬陣于西門之外廣布旗幟如十萬軍未曙懷恩吐蕃回紇吐

渾等已陣于乾陵北長二十里懷恩等初謂無備欲襲之既見陣兩蕃大駭不敢戰而懷恩頃爲公所取

謂公之威又遁初軍中偶語夜中出兵與鬼鬪耳及未曙寇已至矣軍中所以服公之先知也賊至于邠

州營于北原十三日攻其東門不剋十四日橫陣于南原請戰晞等與之連戰大破之追奔數十里二十一日涉澗而還邠志懷恩寇邠澗十七日衆度邠州郭晞率衆禦之戰于邠郭我師敗之懷恩覆其陣泣曰此等昔爲我兒我教其射反爲它人致死於我惜哉明日引軍南出善郭晞傳曰懷恩誘虜再寇邠州陣于澗北晞乘其半濟而擊之大破獯虜斬首五千級連戰皆捷吐蕃傳曰郭晞於邠州西三十里令精騎斫懷恩營破五千衆斬首千餘級生擒八十五人降其大將四人諸書載邠寧戰守勝敗事各不同今從汾陽家傳

懷恩之南寇也河西節度使楊志烈

以實錄參之發卒五千謂監軍柏文達曰河西銳卒盡於此矣君

將之以攻靈武

使疏吏翻監古街翻將即亮翻下同又音如字

則懷恩有返顧

之慮此亦救京師之一奇也文達遂將衆擊摧砂堡

靈武縣皆下之

摧砂堡在原州西北靈武後周置建安縣後又置歷城郡隋開皇三年廢

郡十八年改建安爲廣閩仁進攻靈州懷恩聞之自

壽九年又改曰靈武屬涇州

宋白曰永壽縣屬邠州武德元

來壽遽歸年於永壽原置縣因原立名使蕃渾二

千騎夜襲文達大破之士卒死者殆半文達將餘衆

歸涼州哭而入志烈迎之曰此行有安京室之功卒

死何傷士卒怨其言未幾幾居吐蕃圍涼州士卒不

爲用志烈奔甘州爲沙陀所殺舊志涼州西北至甘州六百里沙陀

姓朱耶世居沙陀磧因以爲名沙陀始見于此十一月丁

未郭子儀自行營入朝郭晞在邠州縱士卒爲暴節

度使白孝德患之以子儀故不敢言涇州刺史段秀

實自請補都虞候虞候古候奄之職虞防虞也候候望也孝德從之既

署一月晞軍士十七人入市取酒以刃刺酒翁

酒翁釀酒

者也今人呼爲酒大工刺七亦翻

壞釀器

壞古曠翻秀實列卒取十七人

首注槩上植市門

植直吏翻又時力翻出物宗元段太尉逸事狀段公家

傳曰廣德二年正月白孝德授邠寧節度使七月大

軍西還頗有倖掠又以邠土經寇未暇耕耘乃謀頓

軍奉天取給畿內時倉廩匱竭吏人潛竄軍士公行

發掘兼施捶訊閭里怨苦遠近彰聞孝德知之力不

能制公戲謂賓朋曰若使余爲軍使不令至是行軍

司馬王稷以其言啓於白孝德即日以公爲都虞候

兼權知奉天縣事浹旬而軍不犯禁逾月而路不拾

遺永泰元年孝德奉詔歸邠州表公進封張掖郡王

比庭行軍邠寧都虞候據實錄時晞官爲左常侍宗

元云尚書謬也又接實錄廣德二年十月吐蕃寇邠

州孝德晞閉城拒守汾陽家傳其年九月公使陳回

光與孝德議邊事於邠州則孝德不以來泰元年始

歸邠州陳翎謬也逸事狀又云先是太尉在涇州爲

營田官涇大將焦令謚取人田自占數十頃給與農

曰且熟歸我半是歲大旱野無草農以告諶曰我知
入數而已不知旱也督責益急且飢死無以償即告
太尉太尉判狀辭甚巽使人來諭諶諶盛怒召農者
曰我畏段某邪何敢言我取判鋪背上以大杖擊二
十垂死輿來庭中太尉大泣曰乃我困汝即自取水
洗去血裂裳衣瘡手注善藥旦夕自哺農者然後食
取騎馬賣市穀代償使勿知淮西萬軍帥尹少榮剛
直士也入見諶大罵曰汝誠人邪淫州野如楮人且
飢死而必得穀又用大杖擊無罪者段公仁信大人
也而汝不知敬今段公唯一馬賤賣市穀入汝又取
不取凡爲人傲天災犯大人擊無罪者又取仁者殺
使主人出無馬汝將何以視天地尚不愧如隸耶諶
雖暴抗然聞言則大愧流汗不能食曰吾終不可以
見段公一昔自恨死按段公別傳大歷八年焦令諶
猶存蓋宗元得於傳晞一營大譟盡甲孝德震恐召
聞其實令諶不死也

秀實曰柰何秀實曰無傷也請往解之孝德使數十

人從行秀實盡辭去選老嫠者一人

諶則寵翻賢俾亦翻跛之甚者

也持馬至晞門下甲者出秀實笑且入曰殺一老卒

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

老卒秀實自謂也言戴頭而來聽其斬之也

甲者

愕因諭曰常侍負若屬邪

邪音耶晞時帶左散騎常侍故稱之

副元帥

負若屬邪

副元帥謂子儀帥所類翻

柰何欲以亂敗郭氏

敗補

晞

出秀實讓之曰副元帥動塞天地

塞音則翻

當念始終今

常侍恣卒爲暴行且致亂亂則罪及副元帥亂由常

侍出然則郭氏功名其存者幾何

幾居宣翻

言未畢晞再

拜曰公幸教晞以道斷恩甚大敢不從命顧叱左右

皆解甲散還火伍中敢譁者死

還從宣翻又音如字唐制兵五人爲伍十

人爲

火秀實因留宿軍中晞通夕不解衣戒候卒擊柝

衛秀實旦俱至孝德所謝不能向請改請改過也邠州由

是無患 五谷防禦使薛景仙討南山羣盜連月不

克上命李抱玉討之賊帥高玉最彊抱玉遣兵馬使

李崇客將四百騎自洋州入襲之於桃統川大破之

玉走成固使疎吏翻騎奇計翻洋音祥又如字走音奏將即亮翻又如字洋州古成固縣唐志

洋州治興道縣即古成固地庚申山南西道節度使張獻誠擒玉

獻之餘盜皆平 十二月乙丑加郭子儀尚書令子

儀以爲自太宗爲此官累聖不復置復扶又翻近皇太子

亦嘗爲之非微臣所宜當固辭不受還鎮河中 是

歲戶部奏戶二百九十餘萬口一千六百九十餘萬

史言喪亂之後戶口減於承平什七八

上遣于闐王勝還國勝固請

留宿衛以國授其弟曜

勝令弟曜攝國自將兵入援見二百十九卷至德元載聞

徒賢翻又徒見翻

上許之加勝開府儀同三司賜爵武都王

永泰元年春正月癸卯朔改元赦天下

戊申加陳

鄭澤潞節度使李抱玉鳳翔隴右節度使

李抱玉時以陳鄭澤

潞行營兵屯京西故加鳳翔隴右節度使

以其從弟殿中少監抱真爲澤

潞節度副使

從才用翻少始照翻

抱真以山東有變上黨爲兵

衝而荒亂之餘土瘠民困無以贍軍乃籍民每三丁

選一壯者免其租徭給弓矢使農隙習射歲暮都試

史召曰謂摠閱試習武備也霍光傳都肄郎孟康曰都試也漢制郡國以八月都試閱武備

行其

賞罰比三年得精兵二萬

比必利翻及也

既不費廩給府庫

充實遂雄視山東由是天下稱澤潞步兵爲諸道最

爲李抱真以澤潞兵橫制諸叛張本

二月戊寅党項寇富平焚定陵

殿党底朗翻定陵中宗陵也在雍州富平縣西北凡陵有寢後曰寢前曰殿

庚辰儀

王璠薨璠玄宗子也音遂

三月壬辰朔命左僕射裴冕右

僕射郭英乂等文武之臣十三人於集賢殿待制末徽

中命弘文館學士二人日待制於武德殿西門文明元年詔京官五品以上清官日一人待制於章善明

福門先天末又命朝集使六品以上二人隨仗待制時勳臣罷節制無職事令待制於集賢殿門宋白曰

是年詔左僕射裴冕右僕射郭英乂太子少傅裴遵慶檢校太子少保兼御史大夫元志直太子詹事兼

御史大夫臧希讓左散騎常侍暢瓘檢校刑部尚書王昂高昇檢校工部尚書知省事崔渙吏部侍郎李

季師王延昌禮部侍郎賈至涇王傅吳令瑤集賢待
制以勲臣罷節制無職事乃於禁門書院待制間以
文儒寵之也
左拾遺洛陽獨孤及上疏曰陛下召冕等待

制以備詢問此五帝盛德也

上時掌翻 疏所句翻

頃者陛下雖

容其直而不錄其言有容下之名無聽諫之實遂使

諫者稍稍鉗口飽食相招為祿仕此忠鯁之人所以

竊歎而臣亦恥之今師興不息十年矣

鉗其廉翻 玄 宗天寶十四

載安祿山反 至是十年

人之生產空於杆軸擁兵者第館巨街

陌奴婢厭酒肉而貧人羸餓就役剥膚及髓長安城

中白晝椎剽

羸倫為翻 椎直 追翻 剽匹妙翻

吏不敢詰官亂職廢將

墮卒暴百揆隨刺如沸粥紛麻

唐虞有百揆之官 孔安 國曰揆度也 度百事總

百官此所謂百揆蓋言百官之事也詰去吉翻將即亮翻刺來達翻民不敢訴於有司

有司不敢聞於陛下茹毒飲痛窮而無告陛下不以

此時思所以救之之術臣實懼焉今天下惟朔方隴

西有吐蕃僕固之虞邠涇鳳翔之兵足以當之矣自

此而往東洎海南至番禺吐從瞰入聲邠甲巾翻泊其計翻番禺音潘愚西

盡巴蜀無鼠竊之盜而兵不爲解爲于偽翻傾天下之貨

竭天下之穀以給不用之軍臣不知其故假令居安

思危自可阨要害之地俾置屯禦令力丁翻悉休其

餘以糧儲扉履之資扉扶沸翻草屨也黃帝臣於則所造充疲人貢賦

歲可減國租之半陛下豈可持疑於改作使率土之

患日甚一日乎上不能用 丙午以李抱玉同平章

事鎮鳳翔如故 庚戌吐蕃遣使請和詔元載杜鴻

漸與盟於興唐寺 程大昌曰安國寺在朱雀街東第一坊開元八年造會要興唐寺在大寧坊神龍元年

太平公主爲天后立爲罔極寺開元二十年改爲興

唐寺使疏吏翻載 上問郭子儀吐蕃請盟何如對曰

吐蕃利我不虞若不虞而來國不可守矣 不虞猶不備也 乃

相繼遣河中兵戍奉天又遣兵巡溼原以覘之 覘丑廉翻

又丑 是春不雨米斗千錢 夏四月丁丑命御史

大夫王翊充諸道稅錢使河東道租庸鹽鐵使裴諝

入奏事 諝私 上問權酤之利歲入幾何諝久之不對

上復問之

復扶又翻

對曰臣自河東來所過見菽粟未種

農夫愁怨臣以爲陛下見臣必先問人之疾苦乃責

臣以營利臣是以未敢對也上謝之拜左司郎中諡

寬之子也

裴寬事玄宗

辛卯劍南節度使嚴武薨武三

鎮劍南

按至德二載收長安以武爲劍南東川節度使上皇誥以劍南兩川合爲一遂拜武成都尹

充劍南節度使既召入朝去年復以武鎮劍南凡再

鎮劍南前後三受命耳廣德二年考異謂東西川非

上皇誥所合者蓋至德二載分劍南爲東西川是年

乾元元年書嚴武貶巴州寶應元年書以兵部侍郎

嚴武爲四川節度使廣德二年書合東西川以黃門
侍郎嚴武爲節度使據通鑑所書武蓋再鎮劍南今
曰三鎮劍南則是先嘗除東川乃可言三通鑑既不
取新舊二書宜不書除東川一節然言武三鎮劍南
更須博考按下列書武用崔旰事亦只再鎮劍南耳

唐書蓋因杜甫詩有主恩前
後三持節之語致有此誤
厚賦歛以窮奢侈梓州

刺史章彝小不副意召而杖殺之然吐蕃畏之不敢

犯其境母數戒其驕暴歛力贍翻吐從噉入聲數所角翻武不從及

死母曰吾今始免爲官婢矣言武驕暴以悖逆致罪禍必及母今其死乃知

免五月癸丑以右僕射郭英乂爲劍南節度使郭

英乂爲崔旰所殺張本畿內麥稔京兆尹第五琦請

射寅謝翻使疏吏翻稅百姓田十畝收其一曰此古什一之法也史言第五琦傳

會古法以欺上從之平盧節度使侯希逸鎮淄青

君琦音奇侯希逸鎮淄青始上卷上好遊畋營塔寺好呼軍州

元二年使疎吏翻下同苦之兵馬使便疏李懷玉得衆心希逸忌之因事解其

軍職希逸與巫宿於城外軍士閉門不納奉懷玉爲

帥希逸奔滑州上表待罪

帥所類翻

詔赦之召還京師從

宣翻又音如字

秋七月壬辰以鄭王邈爲平盧淄青節度大

使

魏皇子也

以懷玉知留後賜名正己時承德節度使李

寶臣魏博節度使田承嗣相衛節度使薛嵩盧龍節

度使李懷仙收安史餘黨各擁勁卒數萬治兵完城

相息亮翻嗣祥吏翻治直之翻

自署文武將吏不供貢賦與山南東

道節度使梁崇義及正己皆結爲昏姻互相表裏朝

廷專事姑息不能復制雖各藩臣羈縻而已

史因李正己逐

侯希逸充言藩鎮之橫復扶又翻將即亮翻朝直遙翻

甲午以上女昇平公主

嫁郭子儀之子曖

曖烏代翻

太子母沈氏吳興人也

吳興

州安祿山之陷長安也

見二百十八卷

掠送洛陽宮

上克洛陽

見二百二十一年

見之未及迎歸長安會史

思明再陷洛陽

見一百二十一年

遂失所在上即位遣

使散求之不獲己亥壽州崇善寺尼廣澄詐稱太子

母按驗乃故少陽院乳母也

大明宮有少陽院太子居之尼女夷翻少詩照

翻鞭殺之

九月庚寅朔置百高座於資聖西明兩

寺

據百高座百尺高座也唐會要資聖寺在崇仁坊本長孫無忌宅龍朔三年爲文德皇后資福立爲

尼寺咸亨四年復爲僧寺西明寺在延康坊本越講國公揚素宅貞觀中賜濮王泰泰死乃立爲寺

仁王經

所謂護國

內出經二寶輿以人爲菩薩鬼神

之狀導以音樂鹵簿百官迎於光順門外從至寺

音苦

蒲薩桑

葛翻

僕固懷恩誘回紇吐蕃吐谷渾党項奴刺

誘羊从翻吐從噉入聲紇下沒翻

谷音浴党音底朗翻刺盧達翻

數十萬衆俱入寇

令吐蕃大將尚結悉贊摩馬重英等自北道趣奉天

党項帥任敷鄭庭郝德等自東道趣同州

宋白曰任敷朔方舊

將趣七喻

翻下同

吐谷渾奴刺之衆自西道趣整屋回紇繼

吐蕃之後懷恩又以朔方兵繼之郭子儀使行軍司

馬趙復入奏曰虜皆騎兵其來如飛不可易也

易以鼓翻

輕也請使諸道節度使鳳翔李抱玉滑濮李光庭邠寧

白孝德

李光庭恐當

鎮西馬璘河南郝庭玉淮西李

忠臣各出兵以扼其衝要

此時李光庭郝庭玉李忠臣各在本道餘皆分屯京

西上從之諸道多不時出兵李忠臣方與諸將擊毬

得詔亟命治行之

治直

翻諸將及監軍皆曰師行必擇日

忠臣怒曰父母有急豈可擇日而後救邪即日勒兵

就道懷恩中途遇暴疾而歸丁酉死於鳴沙

日舊懷

恩傳曰懷恩領回紇及朔方之衆繼進行至鳴沙縣遇疾昇歸九月九日死於靈武按長曆九月庚寅朔丁

酉八日也唐歷邠志皆云九月八日懷恩死於靈州今從實錄

大將張韶代領其衆

別將徐璜玉殺之范志誠又殺璜玉而領其衆懷恩

拒命三年再引胡寇爲國大患

去年及今年之寇

上猶爲之

隱爲于

前後勅制未嘗言其反及聞其死憫然曰懷

恩不反爲左右所誤耳吐蕃至鄯州白孝德嬰城自

守甲辰上命宰相及諸司長官

六曹有尚書寺有卿監有監皆爲諸司長

官於西明寺行香設素饌奏樂

徽福於佛也

是日吐蕃十

萬衆至奉天京城震恐朔方兵馬使渾瑊

渾戶昆翻又力本翻

臧古討擊使白元光先戍奉天虜始列營瑊帥驍騎

二百衝之身先士卒虜衆披靡

先昔見翻披普彼翻

瑊挾虜將

一人躍馬而還從騎無中鋒鏑者

從才用翻中竹仲翻

城上士

卒望之勇氣始振乙巳吐蕃進攻之虜死傷甚衆數

日斂衆還營瑊夜引兵襲之殺千餘人前後與虜戰

二百餘合斬首五千級丙午罷百高座講召郭子儀

於河中使屯涇陽已酉命李忠臣屯東渭橋李光進

屯雲陽馬璘郝庭玉屯便橋李抱玉屯鳳翔內侍駱

奉仙將軍李日越屯整屋同華節度使周智光屯同

州鄜坊節度使杜冕屯坊州上自將六軍屯苑中庚

戌下制親征辛亥魚朝恩請索城中括士民私馬令

城中男子皆衣皂索山客翻衣於既翻團結為兵城門皆塞二

開一塞悉則翻士民大駭踰垣鑿竇而逃者甚眾吏不能

禁朝恩欲奉上幸河中以避吐蕃恐羣臣議論不一

一旦百官入朝立班久之閣門不開閣門謂東西上閣門也朝

恩忽從禁軍十餘人操白刃而出宣言吐蕃數犯郊

畿操七刀翻
數所角翻

車駕欲幸河中何如公卿皆錯愕不知

所對有劉給事者獨出班抗聲曰勅使反邪

唐人謂宦官為

勅使使

今屯軍如雲不勦力扞寇而遽欲脅天子棄

宗廟社稷而去非反而何朝恩驚沮而退事遂寢

事立朝守正不可奪如此且兩省官也而史失其名

唐置史館何為哉考異曰新魚朝恩傳云僕固瑒

攻絳州使姚良據温誘回紇陷河陽朝恩遣李忠誠

討瑒以霍文瑒監之王景岑討良王希遷監之敗瑒

於萬泉生擒良高暉等引吐蕃入寇遣劉德信討斬

之故朝恩因麾下數克獲竊以自高是時郭子儀有
定天下功居人臣第一心媚之乘相州敗醜為詆諸
肅宗不內其語然猶罷子儀兵留京師代宗立與程
元振一口加毀帝未及寤子儀憂甚俄而吐蕃陷京
師卒用其力王室再安朝恩內慙乃勸帝徙洛陽欲
遠戎狄百僚在庭朝恩從十餘人持兵出曰虜犯都
甸欲幸洛云何宰相未對有近臣折曰勅使反邪今

屯兵足以扞寇何遷脅天子奔宗廟為朝恩色沮而
儀亦謂不可乃止李肇國史補曰代宗朝百僚立
班良久閣門不開魚朝恩忽擁白刃十餘人而出宣
言曰西蕃頻犯郊圻欲幸河中何如宰臣以下蒼黃
不知所對給事中劉不記其名出班抗聲曰勅使反
邪云云由此罷遷幸之議按僕固瑒攻榆次不聞攻
絳州高暉為李日越所擒不聞劉德信所斬朝恩欲
幸河中不聞欲幸洛既云頻犯郊圻必是吐蕃後入
寇時也新書所云不知
據何書今從國史補

自丙午至甲寅大雨不止故

虜不能進吐蕃移兵攻醴泉党項西掠白水

白水縣漢粟邑

之地後魏太和二年置白水縣及
白水郡隋廢郡存縣唐屬同州

東侵蒲津丁巳吐

蕃大掠男女數萬而去所過焚廬舍蹂禾稼殆盡周

智光引兵邀擊破之於澄城北因逐北至鄜州

宋白曰鄜

州漢上郡雕陰之地後魏太和十一年置東秦州孝
昌二年又改為北華州廢帝二年改為鄜州因鄜時

爲各九域志鄜州東南至同州四百一十四里澄城縣在同州北九十里坊州漢渠搜縣中部都尉理所後魏屬鄜州管內周天和七年元皇帝作牧鄜州於此置馬坊唐高祖因置坊州取馬坊爲名九域志坊州北至鄜州一百一十里鄜音夫

智光素與杜冕不協遂殺鄜州刺史張麟阮冕家屬

八十一人焚坊州廬舍三千餘家冬十月己未復講

經於資聖寺吐蕃退至邠州遇回紇復相與入寇復扶

又翻下復至同辛酉至奉天考異曰邠志曰八月懷恩以諸戎入寇九月詔郭公討之師

干涇陽回紇屯涇北去我十里朝恩請擊回紇郭公曰我昔與回紇情契頗至今茲爲寇必將有故吾方

導而問之可不戰而下也朝恩流言謂郭公與懷恩爲應陰率諸軍列營渭上郭公章疏逾旬不達郭公

諸子在長安聞之使小將強羽以物議告郭公郭公聞道入覲且以衆議聞上曰無是即日令赴涇陽朝

恩驚曰郭公真長者吾比疑之誠小人也按回紇九月未至涇陽十月辛酉始至奉天丙寅圍涇陽丁卯

子儀已與之盟首尾纔七日豈容有章疏逾旬不達
之事子儀爲元帥與彊敵對壘豈可棄軍入朝汾陽
家傳此際亦無入朝事今不取癸亥党項焚同州官解民居而去解

隘

丙寅回紇吐蕃合兵圍涇陽子儀命諸將嚴設守

備而不戰及暮二虜退屯北原

涇陽之北原也

丁卯復至城

下是時回紇與吐蕃聞僕固懷恩死已爭長不相睦

長知

分營而居子儀知之回紇在城西子儀使牙將

李光瓚等往說之

牙將者牙前將領統元帥親兵說式苗翻下往說同欲與之

共擊吐蕃回紇不信曰郭公固在此乎汝給我耳若

果在此可得見乎光瓚還報子儀曰今衆寡不敵難

以力勝昔與回紇契約甚厚不若挺身往說之可不

戰而下也諸將請選鐵騎五百爲衛從

從才用翻

子儀曰

此適足爲害也郭晞扣馬諫曰彼虎狼也大人國之

元帥柰何以身爲虜餌子儀曰今戰則父子俱死而

國家危往以至誠與之言或幸而見從則四海之福

也不然則身沒而家全

子儀之審處利害而以權其輕重者如此

以鞭擊

其手曰去遂與數騎開門而出使人傳呼曰令公來

子儀時爲中書令故傳呼令公

回紇大驚其大帥合胡祿都督藥葛

羅可汗之弟也執弓注矢立於陣前子儀免胄釋甲

投槍而進回紇諸酋長相顧曰是也

酋慈由翻

皆下馬羅

拜子儀亦下馬前執藥葛羅手讓之曰汝回紇有大

功於唐

謂舉兵助唐平安史也

唐之報汝亦不薄柰何負約深

入吾地侵逼畿縣

唐京都屬縣附城之縣爲赤爲次赤如昭應奉天醴泉等縣爲次赤

餘爲畿縣

棄前功結怨仇背恩德而助叛臣何其愚也背

且懷恩叛君棄母

謂懷恩阻兵汾絳旣而叛歸靈武弃母於汾州也

於汝

國何有今吾挺身而來聽汝執我殺之我之將士必

致死與汝戰矣藥葛羅曰懷恩欺我言天可汗已晏

駕令公亦捐館中國無主我是以敢與之來今知天

可汗在上都

自貞觀中四夷君長請太宗爲天可汗是後夷人率謂天子爲天可汗上都長

安也令公復搃兵於此懷恩又爲天所殺我曹豈肯與

令公戰乎子儀因說之曰吐蕃無道乘我國有亂不

顧舅甥之親

吐蕃尚唐公主爲舅甥之國復扶又翻說式芮翻

吞噬我邊鄙

焚蕩我畿甸其所掠之財不可勝載

勝音升

馬牛雜畜

長數百里

畜許救翻長直亮翻

彌漫在野此天以賜汝也全師

而繼好

漫音萬又莫官翻好呼到翻

破敵以取富爲汝計孰便於

此不可失也藥葛羅曰吾爲懷恩所誤負公誠深今

請爲公盡力擊吐蕃以謝過

爲于僞翻

然懷恩之子可敦

兄弟也願捨之勿殺子儀許之回紇觀者爲兩翼稍

前子儀麾下亦進子儀揮手却之因取酒與其酋長

共飲藥葛羅使子儀先執酒爲誓子儀酹地曰

紇下沒翻

酋茲由翻長知兩翻酹盧對翻以酒沃地曰酹

大唐天子萬歲回紇可汗

亦萬歲兩國將相亦萬歲有負約者身隕陳前家族

可從刊入聲汗音寒將即亮翻相息亮翻陳讀曰陣

孟至藥葛羅亦酹地

曰如今公誓於是諸酋長皆大喜曰鄉以二巫師從

軍巫言此行甚安隱

隱讀曰穩

不與唐戰見一大人而還

今果然矣子儀遺之綵三千匹

遺唯季翻

酋長分以賞巫

子儀竟與定約而還吐蕃聞之夜引兵遁去回紇遣

其酋長石野那等六人入見天子

見賢遍翻

藥葛羅帥眾

追吐蕃子儀使白元光帥精騎與之俱癸酉戰於靈

臺西原大破之

靈臺漢鶡觚縣地天寶元年更名靈臺九域志靈臺縣在涇州東九十里

舊史破吐蕃處在靈臺縣

西五十里地名赤山嶺

殺吐蕃萬計得所掠士女

四千人丙子又破之於涇州東

考異曰實錄曰十月吐蕃退至邠州與

回紇相遇復合從為寇辛酉寇奉天乙亥回紇以懷恩死貳於吐蕃丁丑郭子儀單騎詣回紇軍免胄與回紇大將語責以負約遂與之盟已卯回紇首領石野那等六人來朝庚辰子儀遣白元光帥精銳會回紇兵數千人大破吐蕃十餘萬眾于靈臺縣之西原汾陽家傳曰十月八日吐蕃回紇合圍涇陽屯于北原其夜公使方面各除道二詰朝將戰明日寇又至兵甲益盛公使衙前將李光瓚等出諭之亦不受請決戰公以虜騎勁亦以眾寡不敵孤軍無救使闕軍門躍一騎而出兵部郎中馬錫主客員外郎陳翊時以一騎從回紇合胡祿都督藥葛羅宰相立於陣前持蒲相向公前叱之云云藥葛羅等惘然懷慙伏而請罪因與之盟吐蕃聞之夜半抽兵而逸回紇藥葛羅等遽追之公使白元光等繼之十五日至靈臺破尚結息一十萬眾十八日於涇州東又破之舊子儀傳曰子儀自河中至屯於涇陽而虜騎已合子儀一軍萬餘人而雜虜圍之數重子儀使李國臣高昇拒其東魏楚玉當其南陳迴光當其西朱元琮當其北

子儀帥甲騎二千出沒於左右前後覓見而問曰此誰也報曰郭令公也回紇曰令公存乎僕固懷恩言天可汗已奔四海令公亦謝世中國無主故從其來今令公存天可汗存乎報之曰皇帝萬壽無疆回紇皆曰懷恩欺我子儀又使諭之云云回紇曰謂令公亡矣不然何以至此令公誠存安得而見之子儀將出諸將諫子儀曰今力固不敵且至誠感神况虜輩乎回紇傳曰吐蕃將馬重英等十月初引退取邠州舊路而歸回紇首領羅達千等帥其衆二千餘騎詣涇陽請降子儀許之率衆被甲持蒲數千人回紇譯曰此來非惡心要見令公子儀曰我令公也回紇曰請去甲子儀便脫兜鍪擗甲竦馬挺身而前回紇曰長相顧曰是也便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執回紇大將合胡祿都督藥葛羅等手責讓之曰國家知回紇有功報汝大厚汝何負約犯我王畿我須與汝戰何乃降爲我一身挺入汝營任心拘繫我下將士須與汝戰回紇又譯曰懷恩負心來報可汗云唐國大子今已向江淮令公亦不主兵我是以敢來今知天可汗見在上都令公爲將懷恩天又殺之今請追殺吐蕃收其羊馬以報國恩邠志曰十月二十四日回紇

逼涇陽陣于郭西使漢語者曰城中誰將軍吏對曰郭令公也虜曰郭令公亡矣給我也郭公聞之獨與家童五六人常服相詣其子晞等扣馬止之公搥其手曰去使人告虜按轡就之回紇熱視曰是也下馬皆拜曰始者不知令公尚在今日降可乎郭公入其衆取酒飲之虜又請曰恐不見信願擊吐蕃以自効郭公從之回紇擊吐蕃逐之三十日敗蕃衆於靈臺殺萬餘人而去按長歷十月己未朔二日辛酉十九日丁丑如實錄所言豈有回紇吐蕃數十萬衆入京畿留十七日而寂無攻戰之一事乎當是時陳翊在子儀軍中所記月日近得其實今二虜圍涇陽及子儀與回紇盟及破吐蕃月日皆從汾陽家傳事則兼采衆書擇其可信者取之

丁丑僕固懷恩將張休藏等降辛巳詔罷

親征京城解嚴

初肅宗以陝西節度使郭英乂領

神策軍使內侍魚朝恩監其軍英乂入爲僕射朝恩

專將之將即亮及上幸陝朝恩舉在陝兵與神策軍

迎扈悉號神策軍天子幸其營及京師平朝恩遂以

軍歸禁中自將之然尚未得與北軍齒

北軍北門六軍也

至

是朝恩以神策軍從上屯苑中其勢寔盛分爲左右

廂居北軍之右矣

史言神策軍雄盛之所由始

郭子儀以僕固

名臣李建忠等皆懷恩驍將恐逃入外夷請招之名

臣懷恩之姪也時在回紇營上勅并舊將有功者皆

赦其罪令回紇送之壬午名臣以千餘騎來降子儀

使開府儀同三司慕容休貞以書諭党項帥鄭庭郝

德等皆詣鳳翔降甲申周智光詣闕獻捷再宿歸

鎮智光負專殺之罪未治

謂殺張麟及杜冕家屬之罪治直之翻

上既

遣而悔之。乙酉回紇胡祿都督等二百餘人入見
前後贈賚繒帛十萬匹府藏空竭稅百官俸以給之
見賢遍翻
藏徂浪翻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二十三

三原縣志卷之八

藝文志

詩

卷之八

藝文志

詩

卷之八

藝文志

詩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二十四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
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致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四十 起旃蒙大荒落閏月盡昭陽赤奮若凡八年有奇

代宗睿文孝武皇帝中之上

永泰元年閏十月乙巳郭子儀入朝子儀以靈武初

復僕固懷恩死百姓彫弊戎落未安請以朔方軍糧

使三原路嗣恭鎮之軍糧使即河西節度使楊志烈

既死揚志烈死見上請遣使巡撫河西及置涼甘肅

卷廣德二年

瓜沙等州長史上皆從之 丁未百官請納職田充

軍糧唐制一品職分田十二頃二品十頃三品九頃

四品七頃五品六頃六品四頃七品三頃五十

畝入品二頃五十畝九品二頃皆給百里內之地諸

州都督都護親王府官二品十二頃三品十頃四品

八頃五品七頃六品五頃七品四頃八品三頃九品

二頃五十畝鎮成關津岳瀆官五品五頃六品三頃

五十畝七品三頃八品二頃九品一頃五十畝三衛

中郎將上府折衝都尉六頃中府五頃五十畝下府

及郎將五頃上府果毅都尉四頃中府三頃五十畝

下府三頃上府長史別將三頃中府下府二頃五十

畝親王府典軍五頃五十畝副典軍四頃千牛備身

左右千牛備身三頃折衝上府兵曹二頃中府下府

一頃五十畝列軍校尉一頃二十畝旅帥一頃隊正

副八十畝親王以下又有未業田百頃職事官一品

六十頃郡王職事官從一品五十頃國公職事官從

二品三十五頃郡公職事官從二品二十五頃縣公

職事官從三品二十頃侯職事官從四品十二頃子
職事官從五品入頃男職事官從五品五頃六品七
品二頃五入畝八品九品二頃上柱國三十頃柱
國二十五頃上護軍二十頃護軍十五頃上輕車都
尉十頃輕車都尉七頃上騎都尉六頃騎都尉四頃
驍騎飛騎尉入十畝雲騎武騎尉六十畝散官五品
以上給同
許之
戊申以戶部侍郎路嗣恭爲朔方
職事官

節度使

嗣祥吏翻
使疎吏翻

嗣恭披荆棘立軍府威令大行

已酉郭子儀還河中

子儀自朝歸還鎮河中
還從宣翻又音如字

初劔

南節度使嚴武奏將軍崔旰爲利州刺史時蜀中新

亂山賊塞路

塞昔則翻

旰討平之及武再鎮劔南賂山南

西道節度使張獻誠以求旰

利州古首侯邑秦漢爲葭萌之地蜀漢爲漢壽

縣晉爲晉壽梁爲黎州尋又改利州天寶爲益昌大
郡乾元復爲利州山南西道巡屬也旰古旦翻

誠使盱移疾自解詣武武以爲漢州刺史使將兵擊

吐蕃於西山連拔其數城攘地數百里

漢州漢維縣什方綿竹地

唐垂拱立漢州天寶爲德陽郡乾元復爲州

武作七寶輿迎盱入成都以寵

之武薨

見上卷四月

行軍司馬杜濟知軍府事都知兵馬

使郭英幹英乂之弟也與都虞候郭嘉琳共請英乂

爲節度使盱時爲西山都知兵馬使與所部共請大

將王崇俊爲節度使會朝廷已除英乂英乂由是銜

之至成都數日即誣崇俊以罪而誅之召盱還成都

盱辭以備吐蕃未可歸英乂愈怒絕其餽餉以困之

盱轉徙入深山英乂自將兵攻之聲言助盱拒守會

大雪山谷深數尺

深丈六
禁翻

士馬凍死者甚衆，旡出兵擊

之。英又大敗，收餘兵纔及千人而還。

還從宣翻
又音如字

英又

爲政嚴暴，驕奢不恤，士卒衆心離怨。玄宗之離蜀也，

之離力智翻，肅宗至
德元載，玄宗離成都。

以所居行宮爲道士觀。

觀古仍
玩翻

仍

鑄金爲真容，英又愛其竹樹茂美，奏爲軍營，因徙去。

真容自居之。旡宣言，英又反，不然，何以徙真容自居。

其處於是帥所部五千餘人襲成都，辛巳戰于城西。

英又大敗，旡遂入成都，屠英又家。英又單騎奔簡州。

宋白曰：簡州漢牛鞞縣地，隋仁壽三年分益州之
陽安平泉資州之資陽置簡州。州有賴簡池，因名。

普州

刺史韓澄殺英又，送首於旡。邛州牙將栢茂琳瀘州

牙將楊子琳劍州牙將李昌夔

宋白曰邛州漢臨邛縣梁武陵王紀置邛

州取南界邛來山爲名瀘州漢江陽縣梁置瀘州取瀘水爲名劍州漢廣漢之梓潼縣梁置安州西魏爲始州唐先天二年改爲劍州取劍閣爲名夔

奴刀翻

考異曰唐歷作李昌夔今從實錄

各舉兵

討盱蜀中大亂盱衛州人也

華原令顧繇上言元

載子伯和等招權受賄十二月戊戌繇坐流錦州

宋

曰唐垂拱二年分辰州麻陽縣地并開山洞置錦州舊志錦州至京師三千五百里

自安史

之亂國子監室堂頽壞軍士多借居之祭酒蕭昕上

言學校不可遂廢

大歷元年

是年十一月方改元

春正月乙酉勅復補國子學生

丙戌以戶部尚書劉晏爲都畿河南淮南江南湖

南荆南山南東道轉運常平鑄錢鹽鐵等使侍郎第

五琦爲京畿關內河東劍南山南西道轉運等使分

理天下財賦 周智光至華州周智光還華州見上卷上年益驕

橫橫戶孟翻召之不至上命杜冕從張獻誠於山南以避

之智光遣兵於商山邀之不獲智光自知罪重乃聚

亡命無賴子弟衆至數萬縱其剽掠以悅其心剽匹妙翻

擅留關中所漕米二萬斛藩鎮貢獻徃徃殺其使者

而奪之 二月丁亥朔釋奠于國子監唐制中春中

宣王皆以上丁戌以命宰相帥常參官常參官常朝

祭酒司業博士三獻者也唐制文官五品以上及兩省供奉官監察御史

員外郎太常博士日參號常參官武官三品以上三

日一朝號九參官五品以上及新行當番者五日一朝號六參官弘文崇文館國子監學生四時參凡諸王入朝及以恩追至者日參其文武官職事九品以上及二王後則朝朔望而已帥讀日率下同相息亮

翻魚朝恩帥六軍諸將往聽講朝直遥翻子弟皆服

朱紫爲諸生朝恩既貴顯乃學講經爲文僅能執筆

辨章句遽自謂才兼文武人莫敢與之抗辛卯命有

司修國子監元載專權恐奏事者攻訐其私載祖亥翻

又如字許居謂翻乃請百官凡論事皆先白長官長官白宰

相然後奏聞仍以上旨諭百官曰比日諸司奏事煩

多所言多讒毀長知兩翻故委長官宰相先定其可

否刑部尚書顏真卿上疏以爲郎官御史陛下之耳

目尚辰羊翻上時掌翻疏所據翻郎官者尚書省曹二十四司郎官御史者御史臺三院御史今

使論事者先白宰相是自掩其耳目也陛下患羣臣

之爲讒何不察其言之虛實若所言果虛宜誅之果

實宜賞之不務爲此而使天下謂陛下厭聽覽之煩

託此爲辭以塞諫爭之路臣竊爲陛下惜之塞昔則翻爭讀

曰諱爲于僞翻太宗著門司式云唐式三十二篇以尚書省諸曹及秘書太常司農光

祿太府太僕少府及監門宿衛計帳爲其篇目其無門籍人有急奏者皆令

門司與仗家引奏唐制門籍流內記官爵姓名流外記年齒狀貌月一易其籍非遷解

不除無門籍者有急奏則令門司與仗家引奏仗家宿衛五仗之執事者令力丁翻無得關碍

所以防壅蔽也天寶以後李林甫爲相深疾言者道

路以目上意不下逮下情不上達蒙蔽喑鳴

史紹曰喑鳴語

喑亞不明

卒成幸蜀之禍

卒子恤翻

陵夷至于今日其所從來

者漸矣夫人主大開不諱之路羣臣猶莫敢盡言况令宰相大臣裁而抑之則陛下所聞見者不過三數人耳天下之士從此鉗口結舌陛下見無復言者以爲天下無事可論是林甫復起於今日也昔林甫雖擅權羣臣有不諂宰相輒奏事者則託以他事陰中傷之

復扶又翻中竹仲翻

猶不敢明令百司奏事皆先白宰相

也陛下儻不早寤漸成孤立後雖悔之亦無及矣載

聞而恨之奏真卿誅謗乙未貶峽州別駕

峽州夷陵郡舊志京

師東南一千四百八十八里

已亥命大理少卿楊濟修好於吐

蕃

少始照翻好呼到翻吐從暇入聲

壬子以杜鴻漸爲山南西道

劍南東西川副元帥劍南西川節度使以平蜀亂

崔

之亂也帥所類翻使疏吏翻

以四鎮北庭行營節度使馬璘兼

邠寧節度使璘以段秀實爲三使都虞候

三使四鎮一也北庭

二也邠寧三也卒有能引弓重二百四十斤者

考異曰舊傳作能引二

十四弓今從段公別傳犯盜當死璘欲生之秀實曰將有愛憎

而法不一雖韓彭不能爲理璘善其議竟殺之璘處

事或不中理

處昌呂翻中竹仲翻

秀實力爭之璘有時怒甚左

右戰栗秀實曰秀實罪若可殺何以怒爲無罪殺人

恐涉非道璘拂衣起秀實徐步而出良久璘置酒召

秀實謝之自是軍州事皆咨秀實而後行璘由是在

邠寧聲稱殊美稱尺正翻癸丑以山南西道節度使張

獻誠兼劔南東川節度使邛州刺史栢茂琳爲邛南

防禦使邛南邛水以南也邛水出嚴道邛崃山入青衣江以崔旰爲茂州刺

史充西山防禦使三月癸未獻誠與旰戰于梓州獻

誠軍敗僅以身免旰節皆爲旰所奪夏五月河西

節度使楊休明徙鎮沙州涼州淪陷故也秋八月國子監

成丁亥釋奠記文王世子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致之鄭注凡學四時皆有釋奠

釋奠者設薦饌酌奠而已無迎尸以下之事記又曰始立學者既學器用幣然後釋菜不舞不授器注云

釋菜禮輕也釋奠則舞舞則授器司馬之屬司兵司
戈司盾祭祀授舞者兵也周禮大胥春入學釋菜合
舞注云合舞等其進退鄭司農云舍菜謂舞者皆持
芬香之菜秦漢釋奠無文魏則以太常行事晉宋以
學官主祭南齊武帝時有司奏釋奠先聖先師禮文
又有釋菜未詳今當行何禮用何樂時從喻希議用
元嘉故事設軒懸之樂六佾之舞牲牢器用悉依上
公梁及北齊車駕視學皆親釋奠唐春秋釋奠三獻
皆以學官太宗貞觀十四年親釋奠于國
學玄宗開元十一年詔春秋釋奠用牲牢

魚朝恩執

易升高座講鼎覆餗以譏宰相

易曰鼎折足覆公餗言三公鼎足承君苟

非其人則折足而覆亂羹

王縉怒元載怡然

考異曰是時

寶鍊音桑谷翻鼎實也

縉留守東都而得預此會者按實錄明年二月郭子

儀入朝詔元載王縉宴於其第然則雖守東都有時

朝京師也朝恩謂人曰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測也

杜鴻

漸至蜀境聞張獻誠敗而懼使人先達意於崔旰許

以萬全盱卑辭重賂以迎之鴻漸喜進至成都見盱

但接以溫恭無一言責其干紀州府事悉以委盱又

數薦之於朝因請以節制讓盱數所以柏茂琳楊子

琳李昌巵各為本州刺史上不得已從之杜鴻漸習

務姑息故敢壬寅以盱為成都尹西川節度行軍司

馬崔盱等請甲辰以魚朝恩行內侍監判國子監

事中書舍人京兆常袞上言成均之任當用名儒五帝

各學曰成均垂拱元年改國子監曰成均義取此也

尋復其舊常袞謂國子監為成均亦猶今人言太學

為辟不宜以宦者領之丁未命宰相以下送朝恩上

上時京兆尹黎幹自南山引澗水穿漕渠入長安

掌翻

功竟不成

冬十月乙未上生日

開元十四年十月十三日上生以其

日爲天諸道節度使獻金帛器服珍玩駿馬爲壽共

與聖節直緡錢二十四萬常袞上言以爲節度使非能男耕

女織必取之於人歛怨求媚不可長也

長知兩翻請却之

上不聽京兆尹第五琦什一稅法民苦其重多流

亡十一月甲子日南至赦改元

改元大歷

悉停什一稅法

行什一稅見上卷上年

十二月癸卯周智光殺陝州監軍張

志斌

斌音彬

智光素與陝州刺史皇甫溫不協志斌入

奏事智光館之

自陝州入奏事道過華州館古玩翻

志斌責其部下不

肅智光怒曰僕固懷恩不反正由汝輩激之我亦不

反今日爲汝反矣

爲于
僞翻

叱下斬之嚮食其肉

史炤曰
嚮切其

肉以
食也

朝士舉選人畏智光之暴多自同州竊過

選須
緝翻

智光遣將將兵邀之於路死者甚衆

將即
亮翻

戊申詔加

智光檢校左僕射遣中使余元仙持告身授之智光

慢罵曰智光有大功於天下國家不與平章事而與僕

射且同華地狹不足展上若益以陝虢商鄜坊五州

庶猶可耳因歷數大臣過失

數所
具翻

且曰此去長安百

八十里智光夜眠不敢舒足恐踏破長安城至於挾

天子令諸侯惟周智光能之元仙股慄郭子儀屢請

討智光上不許

郭子儀以河中軍食常乏乃自耕

百畝將校以是爲差於是士卒皆不勸而耕是歲河

中野無曠土軍有餘糧史言郭子儀忠勤爲國

以隴右行軍

司馬陳少遊爲桂管觀察使

桂管領桂昭賀富藤梧州白廉繡欽橫邕融柳

貴十七州劉昫曰桂管十五州在廣州西桂昭富梧蒙龔潯鬱林平琴賓澄繡象柳融

少遊博

州人也爲吏彊敏而好賄

好呼到翻

善結權貴以是得進

既得桂州惡其道遠多瘴癘

惡鳥路翻

宦官董秀掌樞密

是後遂以中官爲樞密使

少遊請歲獻五萬緡又納賄於元載子

仲武內外引薦

董秀引薦於內元載引薦於外

數日改宣歙觀察使

宋白曰乾元元年停采訪使及諸道黜陟使置觀察處置使其年李峘除都督江淮節度宣慰觀察處置

使今按李峘之任重矣陳少遊止觀察一二州或數州其任在節度使下

二年春正月丁巳密詔郭子儀討周智光子儀命大

將渾瑊李懷光軍于渭上智光麾下聞之皆有離心

已未智光大將李漢惠自同州帥所部降於子儀帥

日率下同降戶江翻壬戌貶智光澧州刺史宋白曰澧州漢零陽縣地吳立天門

郡隋置松州尋改澧州州在澧水之陽故名舊志州在京師東南一千八百九十三里澧音禮甲子

華州牙將姚懷李延俊殺智光以其首來獻淮西節

度使李忠臣入朝以收華州為名帥所部兵大掠自

潼關至赤水水經注渭水東過鄭縣北又東與赤水合九域志華州鄭縣有赤水鎮二

百里間財畜殆盡官吏有衣紙衣於或數日不食者

己巳置潼關鎮兵二千人壬申分劍南置東川觀

察使鎮遂州

合東西川見上卷廣德二年

二月丙戌郭子儀入

朝上命元載王縉魚朝恩等互置酒於其第一會之

費至十萬緡上禮重子儀常謂之大臣而不名郭曖

嘗與昇平公主爭言

永泰元年年下嫁郭曖事見上卷

曖曰汝倚乃父

爲天子邪我父薄天子不爲公主恚奔車奏之上曰

此非汝所知彼誠如是使彼欲爲天子天下豈汝家

所有邪慰諭令歸子儀聞之囚曖入待罪上曰鄙諺

有之

史炤曰鄙諺俚俗所傳之言也

不癡不聾不作家翁兒女子聞

房之言何足聽也子儀歸杖曖數十

夏四月庚子

命宰相魚朝恩與吐蕃盟于興唐寺

命宰相及魚朝恩也

杜

鴻漸請入朝奏事以崔旰知西川留後

考異曰舊鴻漸傳云鴻

漸仍帥旰同入覲寧傳云鴻漸請旰爲行軍司馬仍賜名寧鴻漸歸遂授寧西川節度使至十四年始入朝實錄亦無隨鴻漸入朝事鴻漸傳誤也六月甲戌鴻漸來自成都廣爲

貢獻因盛陳利害薦旰才堪寄任上亦務姑息乃留

鴻漸復知政事

復扶又翻

秋七月丙寅以旰爲西川節度

使杜濟爲東川節度使旰厚斂以賂權貴斂力贍翻元載

擢旰弟寬至御史中丞寬兄審至給事中

丁卯魚

朝恩奏以先所賜莊爲章敬寺

據舊史章敬寺在通化門外

以資

章敬太后冥福

上母吳后謚章敬

於是窮壯極麗盡都市之

財不足用奏毀曲江及華清宮館以給之

財當作材都市之材

謂材木積於都市者長安朱雀街東第五街皇城之東第三街昇道坊龍華尼寺南有流水屈曲謂之曲江此地在秦爲宜春苑隄州在漢爲樂遊園開元疏鑿遂爲勝境其南有紫雲樓芙蓉苑其西有杏園慈恩寺江側菰蒲葱翠柳陰四合碧波紅蕖依映可愛華清宮見二百十五卷天寶六載費逾萬

億孔穎達曰億之數有大小二法其小數以十爲等十萬爲億十億爲兆也其大數以萬爲等數萬至萬是萬萬爲億又從億而數至萬萬億爲兆

衛州進士高郢上書略曰先

太后聖德不必以一寺增輝國家永圖無寧以百姓爲本捨人就寺何福之爲又曰無寺猶可無人其可乎又曰陛下當卑宮室以夏禹爲法而崇塔廟踵梁武之風乎又上書略曰古之明王積善以致福不費財以求福修德以消禍不勞人以禳禍今興造急促

晝夜不息力不逮者隨以榜笞

榜音彭

愁痛之聲盈於

道路以此望福臣恐不然又曰陛下迴正道於內心

求微助於外物徇左右之過計傷皇王之大猷臣竊

爲陛下惜之

爲于僞翻

皆寢不報

考異曰郢集前書八月二十五日

後書九月

十二日上今因造寺終言之

始上好祠祀未甚重佛元載王縉杜

鴻漸爲相三人皆好佛縉尤甚不食葷血

葷臭菜也血者殺六

畜而取之

好呼到翻與鴻漸造寺無窮上嘗問以佛言報應果

爲有無載等奏以國家運祚靈長非宿植福業何以

致之福業已定雖時有小災終不能爲害所以安史

悖逆方熾而皆有子禍

謂安慶少穎殺祿山史朝義不殺思明也

僕固懷恩

稱兵內侮出門病死回紇吐蕃大舉深入不戰而退

事並見上卷上年

此皆非人力所及豈得言無報應也上由

是深信之常於禁中飯僧百餘人飯法有寇至則令

僧講仁王經以禳之

所謂護國仁王經也

寇去則厚加賞賜胡

僧不空官至卿監爵爲國公出入禁闈勢移權貴京

畿良田美利多歸僧寺勅天下無得筆曳僧尼造金

閣寺於五臺山

忻州五臺縣有五臺山釋氏相傳以爲文殊道場注詳見後

鑄銅

塗金爲瓦所費鉅億

鉅億者億億也晉此言大數之億

給中書符牒

令五臺僧數十人散之四方求利以營之載等每侍

上從容多談佛事

從干容翻

由是中外臣民承流相化皆

廢人事而奉佛政刑日紊矣

紊上 運翻

八月庚辰鳳翔

等道節度使左僕射平章事李抱玉入朝

李抱玉以 陳鄭澤潞

鳳翔等道節 度使防吐蕃

固讓僕射言辭確至

確堅也 固也

上許之癸

丑又讓鳳翔節度使不許

丁酉杜鴻漸飯千僧以

使蜀無恙故也

飯扶 晚翻

九月吐蕃眾數萬圍靈州遊

騎至潘原宜祿

潘原本古陰盤縣天寶元年更名潘原屬涇州

詔郭子儀自

河中帥甲士三萬鎮涇陽京師戒嚴甲子子儀移鎮

奉天

考異曰汾陽家傳八月十七日吐蕃至涇西 詔統精卒一萬與馬璘合攻之今從

實錄實錄甲寅寇靈州乙卯寇 宜祿蓋據奏到日今從唐歷

山獠陷桂州逐刺

史李良

獠魯 結翻

冬十月戊寅朔方節度使路嗣恭破

吐蕃於靈州城下

考異曰唐歷九月吐蕃圍靈武
戊申嗣恭破吐蕃按長歷戊申九

月一日也今從實錄斬首二千餘級吐蕃引去 十二月庚辰

盜發郭子儀父冢捕之不獲人以爲魚朝恩素惡子

儀疑其使之惡烏路翻子儀自奉天入朝朝廷憂其爲變

子儀見上上語及之子儀流涕曰臣久將兵不能禁

暴軍士多發人冢今日及此乃天譴非人事也朝廷

乃安 是歲復以鎮西爲安西改鎮西見二百二十一
卷肅宗至德元載復

扶又新羅王憲英卒子乾運立

三年春正月乙丑上幸章敬寺度僧尼千人 贈建

寧王倓爲齊王倓死見二百十一
九卷至德二載 二月癸巳商州兵

馬使劉洽殺防禦使殷仲卿尋討平之 甲午郭子

儀禁無故軍中走馬南陽夫人乳母之子犯禁子儀妻封

南陽夫人南陽都虞候杖殺之諸子泣訴於子儀且言都虞候

之橫宇文泰相魏置虞候都督後世子儀叱遣之明

日以事語僚佐而歎息語牛倨翻曰子儀諸子皆奴材也

不賞父之都虞候而惜母之乳母子非奴材而何

庚子以後宮獨孤氏爲貴妃 三月乙巳朔日有食

之 夏四月戊寅山南西道節度使張獻誠以疾舉

從父弟右羽林將軍獻恭自代從才用翻上許之 壬寅

西川節度使崔旰入朝 初上遣中使徵李泌於衡

山必歸衡山見二百既至復賜金紫必從肅宗於靈

歸衡山及其初服今爲之作書院於蓬萊殿側蓬萊殿在

復賜之復扶又翻紫宸殿北蓬萊殿北有太液池池上時衣汗衫躡履

中有蓬萊山爲于偽翻下爲必同

過之汗衫宴居之常服也今通貴賤皆服之惟天子

以黃爲別象轂子曰燕朝袞冕有白紗中單有

明衣皆汗衫之象以行祭接神漢高祖與項羽交戰

汗透中單改名汗衫貴賤通服衣於既翻過古禾

翻自給舍以上給舍者謂給事中中書及方鎮除拜

軍國大事皆與之議又使魚朝恩於白花屯爲必作

外院使與親舊相見上欲以必爲門下侍郎同平章

事必固辭必必翻考異曰鄭侯家傳曰固辭以

讓元載按載時已爲相何讓之有又曰到

山四歲而二聖登遐代宗踐阼命中人手詔駟騎徵

先公於衡岳先是半年前先公夜遇盜三人爲其所

拉而投之於懸澗及日出乃寤下藉樹葉丈餘都無所傷綠巖攀蘿而不敢至舊居山中人初以爲仙去及中貴將至先公大懼沐浴更衣以俟命乃代宗踐祚之徵也疑盜爲張后輔國所遣亦竟不知其由按玄肅登遐泌雖在山林豈容全不知如家傳所言是代宗纔立即召泌也頃經幸陝泌豈得全無一言召泌必在幸陝之後李繁設記耳

上曰機務之煩不得晨夕相見誠

不若且居密近何必署勅然後爲宰相邪

相息亮翻邪音耶

後因端午王公妃主各獻服玩上謂泌曰先生何獨

無所獻對曰臣居禁中自巾至履皆陛下所賜所餘

惟一身耳何以爲獻上曰朕所求正在此耳泌曰臣

身非陛下有誰則有之上曰先帝欲以宰相屈卿而

不能得

見二百一十八卷肅宗至德元載七月

自今旣獻其身當惟朕

所爲不爲卿有矣泌曰陛下欲使臣何爲上曰朕欲

卿食酒肉有室家受祿位爲俗人泌泣曰臣絕粒二

十餘年陛下何必使臣墮其志乎上曰泣復何益復

又翻卿在九重之中欲何之乃命中使爲泌葬二親重

龍翻使陳吏翻爲考異曰又爲泌娶盧氏女爲妻鄴侯家傳

云永泰元年端午上令泌食肉結婚按下云阿足師

竊氈復置紫宸上欲使內人護燈燭泌曰臣六七年

在此又曰况新賜婚上即位至永泰纔四年耳又云

因此得謗元載遂因魚朝恩事排出之然則結婚與

朝恩誅不相遠今盡資費皆出縣官賜第於光福坊

因追贈承天言之

令泌數日宿第中數日宿蓬萊院上與泌語及齊王

倓欲厚加褒贈泌請用岐薛故事贈太子今力下翻

倓徒甘翻

岐王範贈惠文太子薛王業
贈惠宣太子皆在玄宗朝

上泣曰吾弟首建靈武

之議成中興之業

事見二百一十九卷肅宗至德元載

岐薛豈有此功

乎竭誠忠孝乃爲讒人所害鄉使尚存朕必以爲太

弟今當崇以帝號成吾夙志乙卯制追謚倓曰承天

皇帝庚申葬順陵

謚申至薛順陵在咸陽縣咸陽原考異曰鄴侯家傳曰命使自彭

原迎喪葬齊陵今從實錄葬順陵

崔旰之入朝也以弟寬爲留後

是年四月壬寅崔旰入朝朝直遙翻瀘州刺史楊子琳帥精騎數千乘

虛突入成都

瀘音盧帥讀日率騎奇計翻

朝廷聞之加旰檢校工

部尚書賜名寧

校古孝翻尚辰羊翻考異曰舊傳旰初爲杜鴻漸行軍司馬即改名寧

今從實錄遣還鎮

六月壬辰幽

州兵馬使朱希彩經略

副使昌平朱泚使疎吏翻昌平本漢軍都縣後魏更名昌平縣唐屬幽州泚且禮翻又音

此泚弟滔共殺節度使李懷仙希彩自稱留後閏月

成德軍節度使李寶臣遣將將兵討希彩為希彩所

敗敗補賣翻朝廷不得已宥之庚申以王縉領盧龍節度

使丁卯以希彩領幽州留後崔寬與楊子琳戰數

不利數所角翻秋七月崔寧妾任氏出家財數十萬募兵

得數千人帥以擊子琳破之任音壬帥讀曰率考異曰實錄五月子琳襲

據成都即日詔寧還成都七月壬申又云子琳寇成都遂據其城寧弟寬破之蓋五月奏據城七月奏破之成

功雖因任氏奏時子琳走乙亥王縉如幽州朱希

須著寬名故也縉晏然而行希彩迎謁甚恭縉彩盛兵嚴備以逆之

度終不可制

度徒洛翻

勞軍旬餘日而還

勞力到翻還從宣翻又如字

回紇可敦卒

紇下沒翻率子恤翻

庚辰以右散騎常侍蕭昕

爲弔祭使

散昔直翻騎奇計翻昕許斤翻使踈吏翻

回紇庭詰昕曰我於

唐有大功唐柰何失信市我馬不時歸其直昕曰回

紇之功唐已報之矣僕固懷恩之叛回紇助之與吐

蕃連兵入寇逼我郊畿

詰去吉翻

及懷恩死吐蕃走然後

回紇懼而請和我唐不忘前功加惠而縱之

事見上卷永泰

元年不然匹馬不歸矣乃回紇負約豈唐失信邪回紇

慙厚禮而歸之

丙戌內出孟蘭盆賜章敬寺

釋氏孟蘭

盆經曰連比丘見其亡母在餓鬼中目連白佛言七月望日當爲七代父母脫難中者具百味五果以著盆

中供養十方佛然後受食孟華鉢曰中元賣冥器緣
衣以竹牀三脚如燈窩狀謂之孟孟蘭盆掛冥財衣服在

上焚之釋氏要覽曰梵云孟蘭此云救倒懸盆陸游
曰俗以七月望日具素饌享先繼竹作盆盃貯紙錢

盛以一竹焚之謂之盂蘭盆鳴呼設七廟神座書尊
代宗為此以七廟神靈為安在那

號於旛上百官迎謁於光順門閩本大明宮圖光順
門在紫宸門之西光

順門內則明自是歲以為常八月壬戌吐蕃十萬
義殿承歡殿

眾寇靈武丁卯吐蕃尚贊摩二黃眾寇邠州京師戒

嚴邠寧節度使馬璘擊破之吐從轍入聲邠甲反翻
使陳利翻璘離珍翻

庚午河東節度使同平章事辛雲京薨以王縉領

河東節度使餘如故九月壬申命郭子儀將兵五

萬屯奉天以備吐蕃將即亮翻又如字
丁丑濟王環薨環

宗子也濟
子禮翻

壬午朔方騎將白元光擊吐蕃破之壬

辰元光又破吐蕃二萬衆於靈武

騎奇計翻 考異 曰實錄戊戌郭子

儀奏靈州破吐蕃六萬餘衆百僚入賀京師解嚴蓋即壬辰白元光所破也子儀合前後所破而奏之耳

鳳翔節度使李抱玉使右軍都將臨洮李晟將兵五

千擊吐蕃晟曰以力則五千不足用以謀則太多乃

將千人出大震關至臨洮屠吐蕃定秦堡

臨洮洮州吐蕃志吞

秦土故築堡於洮州以定秦為各洮徒刀翻晟承正翻焚其積聚虜堡帥慕容

谷種而還

帥所類翻還從宣翻又音如字

吐蕃聞之釋靈州之圍而

去戊戌京師解嚴 潁州刺史李岵以事忤滑臺節

度使令狐彰

岵侯古翻

彰使節度判官姚夔按行潁

州

行下孟翻

因代岵領州事且曰岵不受代即殺之岵知

之因激怒將士使殺奭與奭同死者百餘人岵走依

河南節度使田神功於汴州

汴皮面翻

冬十月乙巳彰表

言其狀岵亦上表自理上命給事中賀若察往按之

亦上時兩翻

考異曰實錄十月乙巳 岵本道節度判官姚奭及奭之弟岵奔州奔汴州

本道節度使令狐彰以聞岵亦抗表上聞初岵以公

務為彰所怒因遣奭巡按境內便留知潁州事岵聞

之遂與親吏潛謀詐為奭書將為變使將士遺於路

中潁州守將得之懼乃與岵同謀煞奭詔給事中賀

若察使于穎按覆唐歷曰十月潁州將士怒殺亳州

判官魏奭初令狐彰怒潁州刺史李岵遣奭代之且

告之曰若岵不受替即殺之岵覺之以告將吏怒而

殺奭并弟統紀作滑亳州判官姚奭又曰彰表先至

遣給事中賀若察往滑州宣詔決李岵配流夷州

尋賜自盡今姓名從實錄統紀事則參取諸書

丁卯郭子儀自奉天入朝

朝有遙翻

十一月丁亥以幽

州留後朱希彩爲節度使

使疏吏翻

郭子儀還河中

自奉

大入朝回還河中還從宣翻又音如字

元載以吐蕃連歲入寇馬璘以四

鎮兵屯邠寧力不能拒

載祖亥翻又如字吐從暇入聲璘離珍翻邠音卑旦翻

而郭子儀以朔方重兵鎮河中深居腹中無事之地

乃與子儀及諸將議徙璘鎮涇州而使子儀以朔方

兵鎮邠州曰若以邊土荒殘軍費不給則以內地租

稅及運金帛以助之諸將皆以爲然十二月己酉徙

馬璘爲涇原節度使以邠寧慶三州隸朔方

將即亮翻朔方

兵分屯邠蒲始此考異曰實錄已酉以吐蕃歲犯西疆增修鎮守乃以邠寧節度馬璘鎮涇州仍爲涇

原節度使以邠寧慶等州隸朔方汾陽家傳四年五月
詔集兵於邠郊六月公自河中遣一萬兵二十八日
公如邠州舊子儀傳時以西蕃侵寇京師不安馬璘
雖在邠州力不能拒乃以子儀兼邠寧慶節度自河
中移鎮邠州徙馬璘涇原節度使邠志初吐蕃既退
諸侯入覲是時馬璘西以四鎮兼邠寧李公軍澤潞
以防秋軍蓋屋丞相元公載使人調諸將使責已曰
今四郊多壘中外未寧公執國柄有年矣安危大計
一無所聞如之何載曰非所及也他日又言且曰得
非曠職乎載莞然曰安危繫於大臣非獨宰臣也先
王作兵置之四境所以禦戎狄也今內地無虞朔方
兵在河中澤潞軍在蓋屋遊軍伺寇不遠京室王畿
之外豈假是邪必令損益須自此始故曰非所及也
郭李曰宰臣但圖之載曰今若徙四鎮于涇朔方于
邠澤潞于岐則內地無虞三邊有備三賢之意何如
三公曰惟所指揮旣而相謂曰我曹旣爲所冊得無
行乎十二月詔馬公兼領涇原尋以鄭頴資之李公
兼領山南猶以澤潞資之郭公兼領邠寧亦以河中
資之三將皆如詔朔方軍自此大徙于邠郭公雖連
統數道軍之精甲悉聚邠府其它子弟分居蒲靈各置

守將以專其令蒲之餘卒稍遷于邠十年之間無遺
甲矣段公別傳曰馬公朝于京師以公掌留事馬公
懇奏請以邠寧慶三州讓副元帥子儀令以朔方河
中之軍鎮之自帥四鎮北庭之衆遷赴涇州將以拓
西境代宗壯而許之十二月二日朝廷以馬公爲涇原
節度使蓋三年立此議至四年子儀始遷邠今參取
諸書

麟先往城涇州以都虞候段秀實知邠州留後麟與秀實
四鎮北庭兵遠赴中原之難事見二百十九卷至久

羈旅數遷徙數所四鎮歷汴虢鳳翔北庭歷懷絳鄜

然後至邠頗積勞弊沐皮面翻及徙涇州衆皆怨誅

刀斧兵馬使王童之謀作亂誅數尾翻刀斧兵期以

辛酉旦警嚴而發旦警嚴者將旦嚴鼓以警衆也前

夕有告之者秀實陽召掌漏者怒之以其失節令每

更來白

掌漏者謂守漏之卒也
令力丁翻更工行翻

輒延之數刻遂四更而

曙童之不果發秀實欲討之而亂迹未露恐軍中疑

其寃告者又云今夕欲焚馬坊草因救火謀作亂中

夕火果起秀實命軍中行者皆止坐者勿起各整部

伍嚴守要害童之白請救火不許及旦捕童之及其

黨八人皆斬之下令曰後徙者族流言者刑遂徙于

涇

史言段秀實能
弭亂令力丁翻

癸亥西川破吐蕃萬餘衆

吐從
轍入

聲

平盧行軍司馬許杲

考異曰舊傳作許果
今從韓愈順宗實錄

將

卒三千人駐濠州不去有窺淮南意

將即亮翻又如
字濠州治鍾離

漢當塗縣地隋改
濠州因濠水而名

淮南節度使崔圓令副使元城張

萬福攝濠州刺史杲聞即提卒去止當塗

此當塗縣宋屬太平

州本漢丹陽縣地按漢書地理志當塗屬九江郡晉成帝時以江北之當塗縣流人過江者立當塗僑縣

遂為實土是歲上召萬福以為和州刺史行營防禦使討

杲萬福至州杲懼移軍上元

按上元楚之金陵秦之秣陵吳之建業江左之

建康晉分秣陵置臨江縣太康初又改為江寧至肅宗上元二年更今各屬昇州使疏吏翻

又北至

楚州大掠

許果既去濠州南度江而屯當塗及張萬福至歷陽逼之又移上元又自上元渡江

而北掠楚州也淮南節度使韋元甫命萬福追討之未至淮

陰杲為其將康自勸所逐

使隨吏翻

自楚擁兵繼掠循淮而東

萬福倍道追而殺之免者什二三元甫將厚賞將士

萬福曰官健常虛費衣糧無所事

兵農既分縣官費衣糧以養軍謂之

官健猶言官所養健兒也按唐六典衛士之外天下諸軍有健兒舊健兒在軍皆有年限更來往頗爲勞弊開元十五年勅以天下無虞宜與人休息自今已後諸軍鎮量閑劇利害置兵防健兒於諸色征行人內及客戶中召募取丁壯情愿充健兒長住邊軍者每年加常例給賜兼給末年優復其家口情愿同者聽至軍州各給田地屋宅人賴其利中外獲安求無徵發之役此當時言兵農已分之利而養兵之害卒不可救以今方立小功不足過賞請用三分之一至于今

四年春正月丙子郭子儀入朝魚朝恩邀之遊章敬

寺

朝直遥翻魚朝恩建章敬寺自以爲功因子儀入朝請遊之以夸大其事

元載恐其相

結密使子儀軍吏告子儀曰朝恩謀不利於公子儀

不聽吏亦告諸將將士請衷甲以從者三百人

杜預曰衷

甲謂在衣中從才用翻下同

子儀曰我國之大臣彼無天子之命

安敢害我若受命而來汝曹欲何爲乃從家僮數人

而往朝恩迎之驚其從者之約子儀以所聞告且曰

恐煩公經營旨朝恩撫膺捧手流涕曰非公長者能

無疑乎長知兩翻

壬午流李岵於夷州

岵俟古翻流岵宜在今孤章也

乙酉郭子儀還河中

朝而還也還從宣翻又如字

辛卯賜李

岵死 二月壬寅以京兆之好時鳳翔之麟遊普潤

隸神策軍

時音止從魚朝恩之請也

楊子琳既敗還瀘

州招聚亡命得數千人泐江東下聲言入朝涪州守

捉使王守仙伏兵黃草峽

瀘音廬水經注涪州之西有黃葛峽山高險絕無人

居意即此峽也按杜甫詩有黃草峽西船不歸之句注云黃草峽在涪州之西涪音浮

子琳悉

擒之擊守仙於忠州守仙僅以身免于琳遂殺夔州

別駕張忠據其城荆南節度使衛伯玉欲結以爲援

以夔州許之使疎吏翻夔州荆南巡屬爲之請於朝爲于陽曲人

劉昌裔善志前漢陽曲縣唐忻州定襄縣即其地也

後漢移陽曲縣於太原界乃於陽曲古城置定襄縣而太原之陽曲隋開皇六年改爲陽直十六年又改爲汾陽惡陽曲之名也武德七年復改爲陽

曲說子琳遣使詣闕請罪說式子琳從之乙巳以子

琳爲峽州團練使峽州夷陵郡初僕固懷恩死見上卷

年上憐其有功置其女宮中養以爲女回紇請以爲

可敦夏五月辛卯冊爲崇徽公主嫁回紇可汗壬辰

遣兵部侍郎李涵送之涵奏祠部郎中虞董晉爲

判官

盧鄉漢解縣後魏分置虞鄉縣貞觀十七年省解縣併入虞鄉二十年復置解縣而省虞鄉

天授二年復分解縣置虞鄉縣屬河中府宋白曰後魏太和九年於今虞鄉縣西十三里置南解縣周明帝廢南解以虞鄉縣屬綏化郡今縣西三十四里綏化故城是也寶定四年改綏化爲虞鄉縣周末置解縣於今虞鄉城東於解縣西五十里別置虞鄉縣今邑是也

六月丁酉公主辭行

至回紇牙帳回紇來言曰唐約我爲市馬旣入而歸

我賄不足我於使人乎取之涵懼不敢對視晉晉曰

吾非無馬而與爾爲市爲爾賜不旣多乎爾之馬歲

至吾數皮而歸資

言不計其生死皆償馬直也

邊吏請致詰也天

子念爾有勞故下詔禁侵犯諸戎畏我大國之爾與

也莫敢校焉爾之父子寧而畜馬蕃者

畜呼玉翻非蕃音煩

非

我誰使之於是其衆皆環晉拜

環音

既又相帥南面

序拜皆舉兩手曰不敢有意大國

此晉吏韓愈狀晉之辭其言容有溢

美帥讀日率

戊申王縉表讓副元帥都統行營使

辛

西郭子儀自河中遷于邠州其精兵皆自隨餘兵使

裨將將之分守河中靈州

將即亮翻

軍士久家河中頗不

樂徙

樂音洛

徃徃自邠逃歸行軍司馬嚴郢領留府悉

捕得誅其渠帥衆心乃定

邠卑旻翻郢以井翻帥所類翻

秋九月

吐蕃寇靈州丁丑朔方留後常謙光擊破之

河東

兵馬使王無縱張奉璋等恃功驕蹇以王縉書生易

之

縉音亞日勿以政翻

多違約束縉受詔發兵詣鹽州防秋

鹽

漢五原郡地隋置鹽州治五原縣今州南抵慶州馬嶺縣北界即漢馬嶺縣地遣無縱奉璋

將步騎三千赴之奉璋逗留不進無縱托它事擅入

太原城縉悉擒斬之并其黨七人諸將悍戾者殆盡

將即

亮翻又如字騎奇軍府始安冬十月常謙光奏吐

計翻悍侯肝翻

蕃寇鳴沙首尾四十里吐從噉入聲鳴沙縣屬靈州本漢富平縣地郭子

儀遣兵馬使渾瑊將銳兵五千救靈州子儀自將進

至慶州聞吐蕃退乃還使疎吏翻將即亮翻瑊古咸翻還從宣翻又如字吐從噉

入聲黃門侍郎同平章事杜鴻漸以疾辭位壬申許

之乙亥薨鴻漸病甚令僧削髮遺令爲塔以葬

令力丁翻

遺令力丙子以左僕射裴冕同平章事初元載爲

定翻

新平尉

射寅謝翻新平漢上郡之白土縣後漢獻帝置新平郡至于後魏縣名猶不改西魏置幽

州隋開皇四年改曰新平縣因郡以名縣也唐爲郿州治所宋白曰新平漢漆縣地漢建安中分扶風置

新平郡姚萇之亂屠廢不立後魏於今縣西南置白土縣屬新平郡隋開皇四年改白土縣爲新平縣唐

武德以新平縣爲幽州治所冕嘗薦之故載舉以爲相亦利其老

病易制

易以鼓翻

受命之際蹈舞仆地載趨而扶之代爲

謝詞十二月戊戌冕薨

五年春正月己巳羌酋白對蓬等各帥部落內屬酋

由翻觀軍容宣慰處置使左監門衛大將軍兼神策軍

使內侍監魚朝恩專典禁兵寵任無比處昌呂翻監古衙翻朝直

遙翻上常與議軍國事勢傾朝野朝恩好於廣座恣談

時政

好呼到翻

陵侮宰相元載雖彊辯亦拱默不敢應神

策都虞候劉希邊都知兵馬使王駕鶴皆有寵於朝

恩希邊說朝恩於北軍置獄

左右神策軍左右羽林軍左右龍武軍皆謂之

北軍說式芮翻相息亮翻遲息廉翻

使坊市惡少年羅告富室誣以罪

惡捕繫地牢訊掠取服

少詩昭翻掠音亮

籍沒其家貲入軍

并分賞告誦者地在禁密人莫敢言朝恩每奏事以

必允爲期朝廷政事有不豫者輒怒曰天下事有不

由我者邪

朝直遲翻邪音耶

上聞之由是不懌朝恩養子令

徽尚幼爲內給使衣綠

唐制內給使無常員屬內侍省凡無官品者號內給使掌

諸門進物之歷宋白曰掌諸門進物出物之歷衣於既翻

與同列忿爭歸告朝恩

朝恩明日見上曰臣子官卑爲儕輩所陵儕士皆翻乞賜

之紫衣上未應有司已執紫衣於前令徽服之拜謝

上強笑曰兒服紫大宜稱心強其兩翻稱尺正翻愈不平元載

測知上指乘閒奏朝恩專恣不軌閒古竟翻請除之上亦

知天下共怨怒遂令載爲方略朝恩每入殿常使射

生將周皓將百人自衛行令力丁翻將即亮翻皓將同又音如字又使其黨

陝州節度使皇甫溫握兵於外以爲援陝失冉翻度使疎吏翻

載皆以重賂結之故朝恩陰謀密語上一一聞之而

朝恩不之覺也辛卯載爲上謀爲于僞翻徙李抱玉爲山

南西道節度使以溫爲鳳翔節度使外重其權實內

温以自助也載又請割郿虢寶雞鄠鵠盩厔隸抱玉

音

戶盩厔音舟窆漢制右扶風有郿虢二縣及晉省虢縣存郿縣後魏於虢縣地置武都郡西魏置洛邑縣後周置朔州尋廢隋開皇初廢郡大業初改洛邑縣爲虢縣後魏又於郿縣置平陽周城二縣西魏改平陽爲郿城後周廢入周城縣隋開皇十八年改周城曰渭濱大業二年改曰郿縣唐志二縣皆屬鳳翔

府興平武功天興扶風隸神策軍

興平舊曰始平景龍元年更名金城

至德二載更名朝恩喜於得地殊不以載爲虞驕橫

如故

橫戶孟翔

壬辰加河南尹張延賞爲東京留守罷

河南等道副元帥以其兵屬留守

守式又翻帥所類翻

延賞嘉

貞之子也

張嘉貞開元中爲相

二月戊戌李抱玉徙鎮盩厔

徙屯盩厔以

軍士憤怒大掠鳳翔坊市數日乃定

劉希暹頗覺上意異以告魚

朝恩朝恩始疑懼

暹息廉翻

朝直遙翻然上每見之恩禮益隆

朝恩亦以此自安皇甫

溫至京師元載留之未遣因與溫及周皓密謀誅朝

恩

考異曰邠志五年春詔節思與大臣為樂時欲誅

以寒食召郭公豐年令朝恩因喻郭公朔方一

軍有社稷勞宜以功率數千人入朝朕因宴賞得以

相識一月郭公以組甲三千人入覲魚朝恩請公遊

章敬寺公許之丞相元公意其相得使諷邠吏請公

無往邠吏自中書馳告郭公曰軍容將不利於公亦

告諸將須史朝恩使至郭公將行士之衷甲請從者

三百人願備非常郭公怒曰我大臣也彼非有密旨

安敢害我若天子之命爾曹胡為獨與僮僕十數人

赴之朝恩候之驚曰何車騎之省公以所聞對且曰

恐勞思慮耳軍容撫胷捧手嗚咽雪涕曰非公長者

得無疑乎按汾陽家傳子儀五月入朝七月至邠州

或疑四年正月入朝時事於時未有誅朝恩之謀今

不取家傳又曰三月公上言魚朝恩潛結周智光為

外應久掌禁兵若不早
圖禍將作矣亦不取
既定計載白上上曰善圖之

勿反受禍三月癸酉寒食

荆楚歲時記冬至後一百四日一百五日一百六日

斷火謂之寒食初學記曰琴操晉文公與介子綏俱
云文公復國子綏無所得作龍蛇之歌而隱文公求
之不肯出乃燔左右木子綏抱木而死文公哀之令
人五月五日不得舉火及周舉移書魏武明罰令陸
翹業中記並云寒食斷火起於子推琴操所云子綏
即推也又云五月五日與今有異皆因流俗所傳按
左傳及史記並無子推被焚之事然周書司烜氏仲
春以木鐸徇火禁於國中注云爲季春將出火也今
寒食準節氣是仲春之末清明是
三月之初然則禁火並周制也
上置酒宴貴近於

禁中載守中書省宴罷朝恩將還營上留之議事因

責其異圖朝恩自辯語頗悖慢皓與左右擒而縊殺

之載祖亥翻又如字朝直遙翻還從宣翻又音如字悖
蕭妹翻又蒲沒翻縊於賜翻又於計翻
考異曰

實錄是日初詔罷朝恩觀軍容等使更加實封留于禁
中朝恩既奉詔知負恩乃自縊又曰載遣腹心京兆
尹崔昭等候朝恩出處會寒食宴近臣朝恩入謂有
詔留之朝恩乃懼言頗悖戾止以舊恩矜貸不加嚴
刑朝恩遂自縊新傳曰載用左常侍崔昭尹京兆厚
以財結其黨皇甫溫周皓按實錄去年十一月乙卯
孟皞爲京兆尹今年三月辛卯爲左常侍未嘗言崔
昭爲京兆也奉詔自縊殆非其實新傳云周皓與左
右擒縊之外無知者上下詔罷朝恩觀軍容等使內
全從之

侍監如故詐云朝恩受詔乃自縊以尸還其家賜錢
六百萬以葬下丑加劉希暹王駕鶴御史中丞以慰

安北軍之心丙戌赦京畿繫囚命盡釋朝恩黨與且

曰北軍將士皆朕爪牙並宜仍舊使疎吏翻暹息朕

今親御禁旅勿有憂懼 已丑罷度支使及關內等

道轉運常平鹽鐵使其度支事委宰相領之

度徒洛翻相息

亮

勅皇甫溫還鎮于陝

既誅魚朝恩不復以溫鎮鳳翔陝失冉翻

元

載既誅魚朝恩上寵任益厚載遂志氣驕溢每衆中

大言自謂有文武才略古今莫及弄權舞智政以賄

成僭侈無度吏部侍郎楊綰典選平允

選須綰翻

性介直

不附載嶺南節度使徐浩貪而佞傾南方珍貨以賂

載載以綰爲國子祭酒引浩代之浩越州人也載有

丈人自宣州來

據顏師古漢書音義丈人尊老之稱蓋父執也載祖亥翻又如字使疎吏

翻從載求官載度其人不足任事

度徒洛翻

但贈河北一

書而遣之丈人不悅行至幽州私發書視之書無一

言惟署名而已丈人大怒不得已試謁院僚

院僚使院僚屬

也判官聞有載書大驚

判官節度判官

立白節度使遣大校

以箱受書館之上舍

校戶教翻館工喚翻

留宴數日辭去贈絹

千匹其威權動人如此

夏四月庚子湖南兵馬使

臧玠殺觀察使崔灌澧州刺史楊子琳起兵討之取

賂而還

澧音禮揚子琳自峽州還澧州還從宣翻又音如字

涇原節度使馬

璘屢訴本鎮荒殘無以贍軍

璘離珍翻

上諷李抱玉以鄭

穎二州讓之乙巳以璘兼鄭穎節度使

庚申王縉

自太原入朝

縉音晉朝直遙翻

癸未以左羽林大將軍辛

京杲爲湖南觀察使

荆南節度使衛伯玉遭母喪

六月戊戌以殿中監王昂代之伯玉諷大將楊鉢等

拒昂留已鉢十律翻甲寅詔起復伯玉鎮京南如故 秋

七月京畿饑唐以京兆同華米斗千錢 劉希暹內

常自疑希暹黨附魚朝恩朝恩死故常自疑暹昔廉翻有不遜語王駕鶴以

聞九月辛未賜希暹死 吐蕃寇永壽吐從噉入聲永壽縣屬外

州古豳地漢為漆縣唐武德分新平置永壽冬十一月郭子儀入朝郭子

儀自邠入朝上悉知元載所為以其任政日久欲全始

終因獨見深戒之載猶不悛上由是稍惡之載祖亥

字見賢遍翻載以李泌有寵於上忌之言泌常與親翻又音如

故宴於北軍與魚朝恩親善宜知其謀上曰北軍泌

惡烏路翻

之故吏也

李泌從肅宗自靈武至鳳翔軍謀大事泌皆預決故言北軍將校皆其故吏泌毘必

翻

故朕使之就見親故朝恩之誅泌亦預謀卿勿以

為疑載與其黨攻之不已會江西觀察使魏少遊求

參佐上謂泌曰元載不容卿朕今墜卿於魏少遊所

少詩

俟朕決意除載當有信報卿可束裝來乃以泌

為江西判官

江西觀察判官

且屬少遊使善待之

屬之欲翻

六年春二月壬寅河西隴右山南西道副元帥兼澤

潞山南西道節度使李抱玉上言

帥所類翻使疎凡吏翻上時兩翻

所掌之兵當自訓練今自河隴達於扶文綿亘二千

餘里撫御至難若吐蕃道岷隴俱下

吐從職入聲言蕃兵入寇分道

向岷隴二州而下

臣保固汧隴則不救梁岷進兵扶文則寇

逼關輔首尾不贍進退無從願更擇能臣委以山南

使臣得專備隴坻詔許之

汧口堅翻坻音底

郭子儀還邠

州

還從宣翻又音如字

嶺南蠻酋梁崇牽自稱平南十道大

都統據容州

酋慈由翻統他綜翻俗音從上聲容州治普寧縣漢合浦縣地今州西有容山

而各與西原蠻張侯夏永等連兵攻陷城邑前容管經

略使元結等皆寄治蒼梧

容管領辯白牢欽禺湯讓巖古等州在桂管西南武

德四年分靜州之蒼梧

略使王翊至藤州翊戶以

私財募兵不數月斬賊帥歐陽珪馳詣廣州見節度

使李勉請兵以復容州

嶺南節度使治廣州兼統五管故詣之請兵帥所類翻

勉以爲難翊曰大夫如未暇出兵但乞移牒諸州揚

言出千兵爲援冀藉聲勢亦可成功勉從之翊乃與

義州刺史陳仁瑤

宋白曰義州即漢蒼梧郡猛陵縣地隋爲永熙郡永業縣唐武德四

年於此置南義州天寶改爲連城郡乾元後爲義州翊七罪翻藤州刺史李曉庭等

結盟討賊

藤州治鍾津縣漢之猛陵縣也

翊募得三千餘人破賊數

萬衆攻容州拔之擒梁崇牽前後大小百餘戰盡復

容州故地分命諸將襲西原蠻

新書西原蠻居廣容之南邕桂之西北接

道州武岡依阻峒穴綿地數千里將即亮翻

復鬱林等諸州先是番禺賊

帥馮崇道

先昔薦翻番禺漢縣唐帶廣州番禺山在州東三百步禺山在北一里因以各縣番禺音

藩桂州叛將朱濟時皆據險爲亂陷十餘州官軍討

之連年不克李勉遣其將李觀與胡併力攻討悉斬

之觀古玩翻三月五嶺皆平河北旱米斗千錢夏四

月己未澧州刺史楊子琳入朝上優接之賜名猷澧音

禮朝直遙翻庚申以典內黃秀為內常侍唐百官志太子內坊局令

從五品下初內坊隸東宮開元二十七年隸內侍省為局改典內曰令置丞掌坊事及導客內常侍正五

品下吐蕃請和庚辰遣兼御史大夫吳損使于吐蕃

吐從瞰入聲使踈吏翻成都司錄李少良上書言元載姦賊

陰事少始照翻上時掌翻載祖亥翻又如字上置少良於客省少良以

上語告友人韋頌殿中侍御史陸珽以告載載奏之

上怒下少良頌珽御史臺獄御史奏少良頌珽凶險

比周離間君臣

下遐駕翻少時照翻瑛它頂翻比毗至翻間古莫翻

五月戊申

勅付京兆皆杖死

秋七月丙午元載奏凡別勅除

文武六品以下官乞令吏部兵部無得檢勘從之時

載所奏擬多不遵法度恐爲有司所駁故也

載祖亥翻又音如

字駁比角翻

八月丁卯淮西節度使李忠臣將兵二千

屯奉天防秋

使踈吏翻將即亮翻又音如字秋高馬肥吐蕃數入寇唐歲調關東之兵屯京西

以防之謂以防秋

上益厭元載所爲思得士大夫之不阿

附者爲腹心漸收載權丙子內出制書以浙西觀察

使李栖筠爲御史大夫宰相不知載由是稍絀

相昔亮翻

絀勅律翻

九月吐蕃下青石嶺軍于那城

青石嶺在原州西那城即

漢朝那故城在原州
花石川吐從暇入聲
郭子儀使人諭之明日引退

是歲以尚書右丞韓滉爲戶部侍郎判度支自兵興

以來所在賦歛無度尚辰羊翻度徒洛翻歛力贍翻倉庫出入無法

國用虛耗滉爲人廉勤精於簿領作賦歛出入之法

滉呼廣翻御下嚴急吏不敢欺亦值連歲豐穰邊境無寇

自是倉庫蓄積始充滉休之子也韓休開元中爲相有直聲而滉以彊

開幹

七年春正月甲辰回紇使者擅出鴻臚寺唐鴻臚寺在朱雀街

西第二街北來第一坊又北即西內宮城紇下沒翻臚陵奴翻掠人子女所司禁之

毆擊所司以三百騎犯金光朱雀門騎奇計翻金光門長安城西面

中門朱雀門宮城南門也是日宮門皆閉上遣中使劉清潭諭之

乃止

使疎吏翻

三月郭子儀入朝丙午還邠州

朝直遙翻還從

宣翻又音如字

邠卑曼翻

夏四月吐蕃五千騎至靈州尋退

吐從

驟入聲騎音計翻

五月乙未赦天下

秋七月癸巳回紇

又擅出鴻臚寺

統下沒翻

逐長安令邵說至含光門

街

西內宮城之外爲皇城南面二門西爲含光門說讀曰悅

奪其馬說乘它馬而

去弗敢爭

盧龍節度使朱希彩既得位悖慢朝廷

殘虐將卒孔目官李懷瑗因衆怒伺間殺之

使疎吏翻悖蒲

妹翻又蒲沒翻朝直遙翻將即亮翻伺相吏翻間古

覓翻朱希彩殺李懷仙自立事見上卷三年瑗于緡

翻衆未知所從經略副使朱泚營於城北其弟滔將

牙內兵潛使百餘人於衆中大言曰節度使非朱副

使不可衆皆從之泚遂權知留後遣使言狀泚且禮翻又音

此將即亮翻冬十月辛未以泚爲檢校左常侍幽州盧龍

節度使左常侍左散騎常侍也十二月辛未置永平軍於滑

州

八年春正月昭義節度使相州刺史薛嵩薨子平年

十二將士脅以爲帥平僞許之既而讓其叔父相昔亮翻

帥所類翻夜奉父喪逃歸鄉里壬午制以粵五各翻粵知留後

二月壬申永平節度使令狐彰薨彰承滑毫離亂

之後治軍勸農府廩充實治直時藩鎮率皆跋扈獨

彰貢賦未嘗闕歲遣兵三千詣京西防秋自齎糧食

道路供饋皆不受所過秋豪不犯疾亟召掌書記高

陽齊映高陽漢縣屬涿郡唐屬瀛州與謀後事映勸彰請代人遣

子歸私第彰從之遺表稱昔魚朝恩破史朝義欲掠

滑州臣不聽由是有隙及朝恩誅值臣寢疾以是未得

入朝生死愧負臣今必不起倉庫畜牧先已封籍軍

中將士州縣官吏按堵待命將即亮翻朝直遙翻伏見吏部尚

書劉晏工部尚書李勉可委大事願速以代臣臣男

建等今勒歸東都私第彰薨將士欲立建建誓死不

從舉家西歸三月丙子以李勉爲永平節度使 吏

部侍郎徐浩薛邕皆元載王縉之黨浩妾弟侯莫陳

怵爲美原尉

載祖亥翻又音如字縉音晉怵芳俱翻咸亨二年分富平華原及同州之蒲城以

故土門縣

置美原縣浩屬京兆尹杜濟虛以知驛奏優

奏優者言郵驛

往來供給車馬薪芻糧用皆無闕乏優於餘縣也屬之欲翻

又屬邕擬長安尉怵

參臺御史大夫李栖筠劾奏其狀

筠俞輪翻劾戶勅蓋翻又戶得翻

禮部侍郎萬年于劭等按之劭奏邕罪在赦前應原

除上怒夏五月乙酉貶浩明州別駕邕歙州刺史丙

戌貶濟杭州刺史邵桂州長史朝廷稍肅

明州京師東南四千

一百里歙州京師東南三千六百六十七里杭州京師東南三千五百五十六里桂州京師水陸路四千

七百六十里歙音攝杭戶剛翻長知兩翻考異曰實錄云侯莫陳怵爲美原尉舊李栖筠傳云華原尉

矣莫陳愆以主郵傳優改長安尉又曰栖筠劾奏浩
等上依違未決屬月蝕上問其故對曰臣聞日蝕修
德月蝕修刑今誣上行私之罪未理此天之所以儆
戒於明聖由是感寤坐愆者皆貶謫自此朝綱益振
百度肅然按巳丑月乃

辛卯鄭王邈薨贈昭靖太

食於時未也今不取

子邈上女

回紇自乾元以來歲求和市每一馬易

四十縑動至數萬匹馬皆駑瘠無用朝廷苦之所市

多不能盡其數回紇待遣繼至者常不絕於鴻臚至

是上欲悅其意命盡市之秋七月辛丑回紇辭歸載

賜遺及馬價共用車千餘乘

貴惟季翻
乘承正翻

八月己未

吐蕃六萬騎寇靈武踐秋稼而去

考異曰汾陽家
傳八月吐蕃五千

騎至靈州南七級渠公遣温儒雅從政
等連兵救之九月大破之今從實錄

辛未幽州

節度使朱泚遣弟滔將五千精騎詣涇州防秋自安

祿山反幽州兵未常爲用滔至上大喜勞賜甚厚勞力

到壬申回紇復遣使者赤心以馬萬匹來求互市

復扶又翻九月壬午循州刺史哥舒晁殺嶺南節度使

呂崇賁據嶺南反 癸未晉州男子郇模郇須倫翻

世以國以麻辮髮持竹筐葦席哭於東市人問其故

爲姓對曰願獻三十字一字爲一事若言無所取請以席

裹尸貯筐中棄於野京兆以聞上召見賜新衣館於

客省時於古銀臺門置客省或四方奏計未遣者上

數百人館其言團者請罷諸州團練使也監者請罷

古玩翻

諸道監軍使也

監古街翻

魏博節度使田承嗣爲安史

父子立祠堂謂之四聖

爲于僞翻

且求爲相上令內侍孫

知古因奉使諷令毀之冬十月甲辰加承嗣同平章

事以褒之

靈州破吐蕃萬餘衆吐蕃衆十萬寇涇

邠郭子儀遣朔方兵馬使渾瑊將步騎五千拒之庚

申戰于宜祿

宋白曰宜祿本漢鶡觚縣地後魏熙平二年分鶡觚縣置東陰盤縣廢帝元年

以縣南臨宜祿川改爲宜祿縣九域志宜祿在邠州西六十里

考異曰實錄作甲子蓋奏到之日也邠

志云十八日與

瑊登黃萆原

萆音倍黃萆草名蓋其地多黃萆草因以名原

望虜

斷句

命據險布拒馬以備其馳突宿將史抗溫儒

雅等意輕瑊不用其命瑊召使擊虜則已醉矣見拒

馬曰野戰烏用此爲命撤之叱騎兵衝虜陳不能入

而返陳讀陣虜躡而乘之官軍大敗士卒死者什七八

居民爲吐蕃所掠千餘人甲子馬璘與吐蕃戰于鹽

倉又敗鹽倉在涇州城西考異曰邠志曰十月西戎寇邠涇原節度使馬公襲之郭公使其將

渾瑊率步騎五千爲之掎角十八日師登黃黃原望

見吐蕃瑊急引其衆前據乘險仍設拒馬槍以遏馳

突之勢史抗溫儒雅等宿將五六人任氣自負輕侮

都將置酒高飲使人召之至則皆醉矣見拒馬槍曰野

地見賊須擊設此何爲命去之戎衆旣陳抗等叱馬

軍使馳賊及回自衝其軍吐蕃躡背而入我師大敗
卒之不死者什二三汾陽家傳十月吐蕃四節度歷
涇川過閣川南於渭河合軍公遣渾瑊等前後相接
以待之二十四日大戰于長武城我師敗績瑊等突
出乃免唐歷十八日吐蕃寇邠州城與戰於宜祿官
軍大敗二十二日馬璘出兵擊之又敗二十七日已
巳璘遣軍斫吐蕃營破之二十八日庚午詔追諸道

兵屯西郊十一月一日吐蕃退段公別傳曰八年冬十月二十三日大戎入寇大戡于鹽倉我軍與朔方

兵馬使渾瑊之衆併力齊攻秋諸軍望賊而退於是我師不利今日從邠志唐歷段公家傳事從實錄

舊傳兼璘爲虜所隔逮暮未還涇原兵馬使焦令謨

等與敗卒爭門而入或勸行軍司馬段秀實乘城拒

守秀實曰大帥未知所在當前擊虜豈得苟自全乎

召令謨等讓之曰軍法失大將麾下皆死諸君忘其

死邪令謨等惶懼拜請命帥所類翻將即亮翻秀實乃發城中

兵未戰者悉出陳于東原陳讀日陣且收散兵爲將力戰

狀吐蕃畏之稍却既夜璘乃得還郭子儀召諸將謀

曰敗軍之罪在我不在諸將然朔方兵精聞天下音聞

啓
今爲虜敗何策可以雪恥敗補莫對渾瑊曰敗軍

之將不當復預議復扶又然願一言今日之事惟理

瑊罪理治也不則再見任不讀子儀赦其罪使將兵趣

朝那虜旣破官軍欲掠汧隴鹽州刺史李國臣曰虜

乘勝必犯郊畿我掎其後虜必返顧乃引兵趣秦原

括地志曰秦州清水縣有秦亭鳴鼓而西虜聞之至

百城返百城即涇州靈州渾瑊邀之於隘盡復得其所

掠馬璘亦出精兵襲虜輜重于潘原重直殺數千人

虜遂遁去 乙丑以江西觀察使路嗣恭討哥舒晃

初元載嘗爲西州刺史知西隴右山川形勢是

也或以爲明經進士行之已久不可遽改事雖不行

識者是之 以僕固瑒爲朔方行營節度使 吐蕃

入大震關陷蘭廓河鄯洮岷秦成渭等州盡取河西

隴右之地 蘭廓秦渭等州即河西隴右之地也先已爲吐蕃所陷史因其入大震關而備言之蘭

州漢金城郡隋置蘭州因阜蘭山爲名廓州漢西平

郡南界前涼以其地爲湟河郡後魏置洮河郡周建

德五年取河南地置廓州取廓清之義爲名河州漢

唐平薛舉置鄯州洮州治漢洮陽城周保定初置岷

州秦臨洮縣地後魏大統十年置岷州以南有岷山

各秦州治成紀顯親川因魏晉舊州名成州古西戎
地後千畝戎姜氏居之又後爲白馬氏國漢爲武都
郡晉爲仇池郡後魏改爲南秦州西唐自武德以來
魏改成州渭州治漢襄武縣後魏置

開拓邊境地連西域皆置都督府州縣開元中置朔

方隴右河西安西北庭諸節度使以統之歲發山東

丁壯爲戍卒繒帛爲軍資開屯田供糗糧

繒慈陵翻
糗去久翻

設監牧畜馬牛軍城戍邏萬里相望

畜吁玉翻
邏郎各翻

及安

祿山反邊兵精銳者皆徵發入援謂之行營所留兵

單弱胡虜稍蠶食之數年間西北數十州相繼淪沒

自鳳翔以西邠州以北皆爲左衽矣

史言唐所
以失河隴

初

僕固懷恩受詔與回紇可汗相見於太原河東節度

使辛雲京以可汗乃懷恩壻恐其合謀襲軍府閉城

自守亦不犒師

使疏吏翻
犒苦到翻

及史朝義旣平詔懷恩送

可汗出塞往來過太原

朝直遙翻過古
禾翻又古卧翻

雲京亦閉城